





# 賭賽

俄·柴霍甫原著  
鄭雙甲譯

這是一個漆黑的秋夜。那個年老的銀行家在他的書房中踱來踱去，回憶着。在十五年以前，他怎樣在一個秋大的黃昏裏舉行的一個宴會。很多熟悉的人們都來參加；有着很有趣的交談。在很多談話之中，他們談及「死刑」的問題。大部份的賓客，其中很多新聞記者和才智之士，反對死刑，他們認為這種刑罰是落伍的，不道德的，不適合基督耶穌的教義。(註一)他們其中有些的意見：所有地方都應該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我可不贊成你們。」老人銀行家說。「我本人沒有試過死刑，也沒有試過終身監禁，但假如憑推想去判斷，死刑比終身監禁來得道德些，有人性些。死刑立刻就殺了人，終身監禁慢慢地去殺人的呢。誰個創子手想這些，那個在幾分鐘內就殺了你的，還是在長歲月中慢慢地毀掉你生命的？」

「同樣同樣的不道德，」其中一個賓客的見解。「因為他們有着同樣的目的：去毀掉生命。這不是上帝的地方。(註二)我們沒有權利去毀掉生命；當我們要恢復生命却又沒有使死人復蘇的能力。」

賓客中有一個是年輕的律師，廿五歲的年紀。當別人問他的見解時，他說：

「刑和終身監禁是同樣的不道德，但是假如我必須選擇他們的時候，我當然選擇後者。無論怎樣生活也是比沒性命來得好些呀。」

激烈的討論激起了。那銀行家，在那些日子裏，年紀稍輕而較易衝動，興奮過度而突然忘了形；他用拳頭敲在桌子上，對那年輕的律師說：

「這是不對的！我給你打賭二百萬，你不能够在孤獨的監房過五年。」

「假如你賭這錢是誠意的話，」年輕人回答說，「我就和你打賭。」

，但是我不過五年，而過十五年。」

「十五年！好！」銀行家大叫起來。「先生，我就以二百萬作賭注。」

「同意！你以二百萬作賭注，我就以我的自由作賭注吧。」年輕人說。

於是這對錢的無理性的賭賽遂開始了。那個銀行家，好勝的，好管閒事的，而且有着巨量的錢財，對這賭賽很高興，晚餐的時候，他讓笑那年輕人道：

「再想一下子吧，年輕人，現在仍舊有時間呢。二百萬對於我雖是一個小數目，但你却要失去你一生中最美妙的三四年歲月了。我設三四年，因為你不會逗留長久。不要忘記，你這可憐的人，這自願的坐牢比迫不得已的坐牢是難受得多呀！任何時候，你一想到你有權利跨出來到自由去，就會毀壞了你所有在牢子裏的時間了。我為你惋惜。」

而現在，那銀行家，踱來踱去，記憶起所有這些情景，問起自己來了：「什麼是這賭賽的目的？這年輕人失去了十五年的生命，我也丟去了二百萬，有什麼好處？他就能證明死刑是比終身監禁好些處境些了嗎？不，不，這完全是無理性的，無意義的。我的方面，一個放縱的人底浮動無定見，他那方面呢？純粹想貪得錢財……」

於是他又記起那個黃昏以後的事情了。決定了年輕人要在那銀行家私邸花園中的一間住屋內，在嚴格監視之下，消磨他被囚的十五年的歲月。雙方同意，這在十五年之期間中，他不能有跨出這房間，見到人類，聽見人類的聲音，或者收到信件，或新聞報紙自由。他被允許有一件樂器和書籍，能够寫信，飲酒，抽煙。根據合同上的條件，他唯一

與外面世界的聯絡是一個特爾這事而做的一個小盒子。他要什麼就有什麼的。音樂，遊戲，遊戲，遊戲……

南京圖書館藏



房間裏，一枝蠟燭驕驕地燃着。他在桌旁坐着，只看見他背，頭上的髮和袖口的鈕子。在桌上，在那兩張安樂椅上，在桌子附近的地氈上，都鋪着許多打開了的書籍。

經過了五分鐘之久，被囚者動也不動一下。十五年的監禁教會了他。他小心地用指甲敲敲窗門，被囚者沒有任何反應地仍然不動。於是那鎖鎖心裏，房門又敲了一下。銀行家期待着立刻聽見腳步聲和驚異的呼吸。但三分鐘過去了，房門裏仍像剛才一樣寂然無聲。他決意走進去。他敲着窗的窗，有着像婦人那樣長的頭髮和蓬鬆的鬍鬚。他的臉孔呈黃色，帶着泥土般的暗晦。他的雙眼凹陷，他的背長而狹，震亂的頭髮着的那隻手攪得很，看來令人害怕。他的頭髮已閃着銀光。看他那消瘦的年老臉孔，沒有一個人相信他是四十歲。他正在睡着……在桌子上，他伏着頭的前面，擺着一張紙，紙上用美麗的筆法寫着些東西。可憐的傢伙！銀行家想，「他正在睡覺！大約在夢見那兩百萬吧。我聽得這年死的他，他上牀，用枕頭悶死他一下子，就算最嚴密的專家也找不出一些積死的痕跡了。但讓我先讀一讀他在這裏寫了的東西！」

銀行家從桌上拿起那張紙來，讀起來是這樣的：

「四月十二點鐘，我再得到我的自由以及和人類接觸的權利了。但我未離開這房間到外面見陽光之前，在上帝的面前，他高高在上注視着我，憑着落落的良心，我告訴你們，我獲得自由，生命和健康以及所有這些在你們書本上稱爲世界上的好東西的。」

「五年了，我熱切地研究這世界的人性。不錯，我沒有看見這世界或者人類，但是，在你們的書籍上，我已吮吸了芬芳的美酒，我唱了歌，我在森林裏獲得了鹿和野豬，我愛過了女人……像那雲般縹緲的美麗，被那些天才和游人們的魔法所創造出來的美麗。在晚間在探訪我，而且在我的耳邊低聲告訴我很多奇異的故事。這些故事，令我的腦海起伏無定。在你們的書本裏，我爬上了愛爾斯山和阿爾卑山的峯頂，在那裏我看見了日出，又看見太陽在黃昏裏把整個天空，海洋和山峯都浸了黃金和紫紅色，我在那兒又看見了在我頭上閃逝而過的電光，劈裂着那些暴風雨的烏雲。我看見了青茂的樹林，原野，河流，湖和城市，看見了海上女神的歌聲和牧羊的號笛的聲調；我觸摸過那些好看的紳

人底翅翼，他們飛下來和我談上帝的事情，在你們的書本裏，我投身入無底的深淵去，做出了很多奇蹟，殺戮，燒毀城市，傳講新的宗教，征服了所有的王國……」

「你們的書籍給我的智慧，所有歷代以來人類不停息的思想所創造出來的東西，都簡潔潔潔進了我腦袋裏去，我知道我比你們全都聰明得多。」

「但我却又藐視你們的書籍，我藐視智慧和這世界的祝福。這些都是像海市蜃樓一樣的毫無價值，飄忽的，迷人的，騙人的。你或者可以神氣活現，聰明，美麗，但死神會把你從這地球的表面帶去，好像那些墳墓在地板下的老鼠一樣，而你的後裔和那些不朽的天才們，也一樣地在這地球消滅，作爲烏有。」

「你們是毀滅了你們的理智了，你們已經走上了錯誤之途徑，你們是把謊話當爲真實，把醜惡當爲美麗了，根據有些奇異的事實，使蘋果樹和檸檬樹上忽然不結果實而長出了青蛙和蜚蠊，或者是玫瑰的氣味嗅起來像出汗的馬，你們一定感到詫異；同樣地，我也詫異你們，你們是把天堂換得了一個地球。我不想去了解你們。」

「以行動向你們證明我是如何的看不起所有你們用以生活的東西。我放棄了這兩百萬。這兩百萬，我曾夢想他是天堂，而現在我親親地走了。爲了放棄去我拿這些錢的權利，我將在指在的時間五個鐘頭之內走出這屋，把合約打破……」

銀行家讀完了之後，他把這紙放在桌上，吻着這紙的頭，走出這小屋，哭泣了起來。那時，他在證券交易所賭地失敗，他感得到自己是多麼的可憐。當他回到寓所，他在牀上躺着，好幾個鐘頭，他的眼淚和情緒不讓他睡去。

翌晨，看守人臉孔青白的奔進來，告訴他們看見那個住在小屋裏的人從小窗爬出花園去，走出門口，消失了。銀行家立刻和僕從們走進小屋，確定那人是否真的走了。爲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言，他從桌上拿了那張上面寫着放棄兩百萬的紙，回到家裏，把它鎖進那火不能燒進的夾萬裏。

(註一)指禮儀之邦和文明國度。(註二)和註一同樣的意思，指開化了的地方。(註三)富貴的門口總喜歡雕刻一些人像，獅子之類的東西來裝飾。(註四)玻璃牆壁的種花的房子。

# 建立民族文藝的創作

陶林英

抗戰文藝，是我國人民圖生存而產生的一種文藝，到現在雖只有六年的短少時間，但它有超越過去幾十年間的進步，它衝破了唯美主義者的偽感幻夢，拯救他們跳出一爲藝術而藝術的個人意識的圈子裡，來投向祖國的懷抱，這是我國文藝上的一副劃時代的轉變。不過它初期作品題材的缺乏，在作品裡表現着膚淺的吶喊，這是說明作家們只有感情的昇騰，缺乏理智的創作。

關於本題的提出——建立民族文藝的創作——這首先要解釋的，是「民族文藝」的名詞，過去引起不少人們的誤解，以爲它是舊詩詞的復興，或民族形式的再用，更有認爲是不合潮流的閉關車，而忽視世界性文藝的偉大，其實，這點他們錯誤極了。綜觀古今中外的史籍，那個民族不是特有意識，它的文藝愈豐富，而有永久的價值。舉例來說：我國古代的有詩經、離騷，外國有荷馬史詩，但丁的神曲，沙士比亞的戲劇，其他如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的作品也各有各的風格，這他們即等於是代表各民族的特性，故無論稱他們爲天才也好，稱他們富有文藝修養也好，實在這些都與那民族傳承有關，表現民族意識新有生命的内容，再在這內容的去創作文藝的新形式。

回顧我國新文藝的發展，完全束縛於外洋文藝的思潮中，人家有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我們也照樣的模倣過來，不過人家有幾是前一二個世紀的產物，我們都在這短短的廿餘年間當作寶貝，拼命抄襲，至極歐化，讀者看不懂固然不管，試問怎能達到「凡藝術都是宣傳」的意義去教育民衆，他的輕視自我的獨立創作，於此可見。自然它是失却個人生的創作藝術，爲民族的文藝發掘真理。

我們又看到以前有些作家，專喜描寫的描寫黑暗面，不滿現狀，憎恨現狀，對現狀什麼破壞着破壞的心理，不講建設，以爲破壞就是革命與

光明，但一遇到困難便很容易的悲觀頹唐，他們在文藝上的反映，不消說，只有社會的表現，不求現實的改進，更不求人類生活的美化。他們的這種缺憾，是認識的不夠深刻，在民族文藝裡是要被淘汰的。

還有一種作家，寫無意義而的作品，即所謂新風月派者是，記得香港未陷落前，有過這濃厚的氣氛；昆明有些教授出過專談女性的刊物，這些都是與抗戰無關，後來它們終以意識腐化而沉寂死滅了。

我們常常聽到作家說：「要寫有血肉的作品」，換句話講，是要寫有內容的好作品，這就要我們深入民衆羣裡去了解他們的痛苦，爲他們解決現實的問題，因爲三民主義是全民性的，不應僅爲自己的本階級描寫，或者憤恨那一階級的故意挑撥他們鬥爭，這種不正確的觀念，當這偉大的抗戰時代是要掃蕩它的，而須建立我們的文藝理論，以指導創作的方針。這樣文藝有了對象的決定，作家們才能與民衆發生密切的聯繫，則隨處都可發現有可寫的題材，自能去發掘我國以仁愛的民族文藝了。

所以民族文學是健康的，理智的，現實的；反之，如果它沒有健康的中心思想便是病態，沒有理智便是淺薄，不敢正視社會便是超現實，那我們該警惕着的去爲寫作努力，對事件都要有一番研究，清楚的觀察其轉變過程，必定把握一個中心思想以作這作品的骨幹，這樣才不難產生偉大的文藝作品。

社會是進化的，我們爲民族的生存，便要站在建國綱領的旗幟下去闡揚三民主義的民族文藝，好爲世界文壇寫上一篇反侵略的光榮史頁呵！

總之說：「生活即是戰鬥」；文藝就是表現人類戰鬥的生活，在這，我們今天提出建立民族文藝的創作便是這個意義。





## 五

曠遠的蒼茫的連山，一隊地，一個跟着一個，和頂空撲飛着的流雲奔跑。

記得，那次的黃昏悄悄地來到大地，歡笑的歸鴉，呀呀地似笑非笑地，籠罩——漢陽江下游的草原，奔向了灰黯的遠方，晚霞鋪成的黃昏，無邊無垠的海空，美麗的憧憬——綠楊影裡；紅杏梢頭。

灰色的輪艘，更沉重地覆蓋着江上的天野了呵！民族的飛帆，明滅在海天的交界處，呵！那是年青的一代！趕着烽火行程。

自覺得的那個黃昏時起，夜，便個個過這許多的世紀：沒有一粒星火，也沒有一絲聲音，你，年青的一代！心上堆塞了火樣青春的熱情，你懷着情熱的蝴蝶夢，踏進窒息的夜裡來，會像三月的春花般枯萎凋零嗎？不，黃金的世代，還在黑夜的盡頭——那黎明的一天，驅龍着堅決地泛着一羣的扁舟，凌茫然萬頃的波濤。

## 六

由于你瘦黃的臉，粗壯的大腿，臂膀，畸形發達的臀部，一塊黃布代替的褲子，從不甚靈活的眸子，從抑鬱不敢高叫的喉嚨，從腳底浸水抽起許多摺指樣的青筋，和腳盤上害着的凍瘡，我認識你，你是船夫。你是長大在那裡，出世在那裡，死亡在那裡，從來沒有發笑的日子似的呵！

綿長彎曲的江邊，那條路，你，船夫都熟識。草坡，石灘，沙坪，田野，溪流，急灘，荒山，斷壑，野塚，懸崖的邊沿，崇山的山麓，山腰，山頂，錯雜的密林，泥濘的小徑，灰塵密封的市鎮，晨星般寥落的鄉村，一切一切……總而概括着：一條綿綿長長的漢陽江畔，你，船夫們呵！爲着生，那是血汗之流的發願，經過，終止。

不斷地一代一代又一代，踏着踏復踏着呵！荒塋中死亡者的枯骨，小心認明這條生路，那條死路，撐起篙，拉緊纜，扒沙路，打起浪花，撒開破網，驚破江中幾世紀以來靜靜的死水吧！謹慎地駕着船兒呵！經暗礁旁邊，朝着光明，朝着——璀璨的遠景而前進。

華髮星星的老翁，執着竹篙，面向着遠方，一邊望白雲深處去，一邊吩咐似的講給血氣方剛的後生們：「太祖陰德真大呵，這下這條船來呵！前月，在運穀的東村老爺手裡，得了一筆小錢，今月，又和西街老板戰貨，又得將有筆哩，飯菜錢到手，近來肚子較飽，都幸那財子發慈悲，你輩呵！」心裡沒有其他愁悶，他一生來呀！在這一陣間，飛來了最大的愉快。

## 七

那時，也許選了色的日子吧！午夜帶來了輕寒。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大地，在風哩發弄裡，間或中「啞啞啞」一陣一陣地。不知是大地的夢囈？還是大地熟睡的鼾聲？這時，

江水也沉默了。你站在船欄，儘着烏篷，投石擊碎了呵，似初戀般甜蜜，似處女般嬌羞的波浪。從此江面上，飛着凌亂的浪花；從此，多麼漫長的夜，由江面個個過；從此漢陽江的悲劇，揭開序幕；從此……從投石時起，不論平時最熱鬧的——烟火會呀！花砲會呀！添了會呀！元宵節呀！中秋節呀！盂蘭節呀！都見不到聽不到，死靜的江面，飄起寒聲。廣遠的綿長的兩岸，有笑的顏色。

## 八

白茫茫一片的蘆葦，垂頭在江邊，吸着沙沙的晚歌，夾着悲哀憤怒的情感，控訴那寒霜的殘忍。歌着生命的凋零，靈魂的凍瘡。

清波裡，一陣紅葉在打滾。禿樹梢，挂着關山水月。突然，葦叢中閃爍着點點的星火，「沙沙沙」聲裡，鑽出一群小艇。槳聲中，一葉葉的扁舟浮在輕盈的水面。舟身擦過草叢，挨過荊蒲，撥開浮萍；槳聲裡，一大隊將抵對面的綠洲。襁褓的含苞少女，烟灰色，掩蓋了桃紅的嬌臉。淚水，掩葬了他們底可愛的青春。跳動的心，印下高筒齊穿的創疤。悲戚的日子，交給腐爛的歲月。肉體，在勉強求生的日子裏，讓那有錢有勢的肥胖的大商家，慘惡的地主佔據。

吶！就要死滅的，夜的邊沿，那處，有一條江河呵！很長很長，混着弱少者的血汗而流。

喂！伙伴們！長成的幼苗，就要像青蓮，



哭陰陰濕汚的土層。

喂！伙伴們！頭頂上面，召喚的是自由解放的使者，給他微笑吧。

### 九

我長生在漢陽江邊，我愛她——因慈祥的母親一樣地；但我，也切齒他，憎恨他。

好像是那時候——我珍貴的童年。也得意洋洋地擁着如山的浪濤，滔天的氣概，帶着風暴的呼嘯，向遠方，汪洋地大泛濫着。懷了兒女的情長，藉吻着——江畔的草原，山田，牧場，吁吁嚕嚕還存着濃烈的離情。別去時，在那裡贈了一層淡綠色的肥腴的沃土，正爲我們明年呵二三月約春餅。播種者，面龐是笑微微的。粗糙的手，播種着黃金色的種子，撒播在漢陽江畔的，遊蕩的，浩瀚而廣大的山田，谷地，草場，平原。

## 黎明的山崗

（黎明是充滿着喜悅和興奮的  
但戴過紅圍帽的老者却憂鬱着  
啞）

在天際  
有一長列笨重的怪物  
憤怒地吼叫着

笑；發聲，歌頌着季節的豐收。

### 十

望不盡的壯丁般的草原呵！向着躺在身邊的幽女般的河發笑。

上空，浮起一陣陣的牧歌。那是江邊的牧人，在倦勞的日子過後，一大隊地同牛兒，一齊，一個跟着一個，踏上浩蕩的草坡。

一邊挽住繩，讓牛兒低頭吃草；一邊鬼頭鬼腦地，唱着誘惑的牧歌，想將愛情，交給那邊含羞帶怯的幽女。

這戀歌呵！撲過牧女的耳邊。夾着她低微的笑聲，飛向南天，飛向海邊。

### 十一

你，山城，甜睡在江畔的下游一片無垠無邊

邊的田野的邊陲，跨在江上，張開大口，嚥着滔滔而來的，一江江水，浩浩蕩蕩的南海，是你的襟袖。在笑的懷抱裡，溫存着保姆的笑。你，山城呀在南天——高空未響起遼晨霧河之

## 田野

爬在眩耀人的鋼軌上  
奔馳而去了  
一團烏黑的煤煙  
伴着寂寞和春寒  
落下在荒涼的原野里

老者把枯瘠的手  
顫抖的抓抓白髮

與愛慕，襟袖懷中，飛起一陣陣的海鷗，在歌唱着；掠過你的頭上時歌唱着你生命的頌詞。

血火燒你的那天，也許是去年「三三」的凌晨。血濺尚未洗淨的今天，你竟然敢抹上了鮮赤的胭脂的艷色，酒綠燈紅地。妙齡的女郎，花花世界的公子，竟推你入了渺渺茫茫的春夢。

醒來！你，山城！你入睡的青春鬥士，不應依戀着那些夢幻似的日子，在鬥爭的血流裡，換上新裝罷！知道——毀滅、絕境、深淵斷不會擺在你璀璨生命的前頭的。

### 十二

漢陽江呀，偉大的漢陽江！滔滔而流罷！就快了啊，在鐵黑的邊陲，流來新的日子。

（完）

辛苦的農夫  
沉默的鋼軌

躺在荒涼的田野上  
誰奪走了牠  
有着紅圍帽的路工的帽  
老者頹然地倒下  
在無言的黎明的山崗

（黎明是充滿着喜悅和興奮的  
但戴紅圍帽的老者却憂鬱着啞）

# 詩 · 特 · 輯

## 三隻小鳥

匈牙利 裴多非作  
孫 用 譯

我愛這橫的三隻小鳥，  
讓我唱這三隻小鳥的歌。  
我的心平分地愛戀牠們，  
琴聲也要一樣地美麗，諧和，  
牠們已聽給了我許多了，  
給了我許多的幸福，歡樂。

第一隻小鳥：美麗的山雀。  
牠不討厭嚴冰凍的冬天。  
牠快樂地在枯枝上跳躍，  
正如蝴蝶飛舞于花朵之間。  
像小孩子，牠天真地跳着，  
牠來了，又去了，片刻不停，  
眼光還不及牠的迅速，  
這正是——愛人哪，你的性情。

第二隻小鳥：可愛的夜鶯。  
牠的窩在黑暗的枝間藏躲，  
什麼也不見，在不可見之處，  
整個的世界——是牠的窩。  
那裏牠唱着，奏起了歌聲，

黃昏就鑽進了嘈雜的一切，  
牠安適地唱着，顫動地唱着，  
讓牠歡唱着高天和大地，  
這甜蜜的歡聲使我們歡樂，  
除非在最輝煌的夢裏，  
牠的這聲音，關閉了悲哀，  
在墳中，又萌發了歡欣，  
這正是——愛人哪，你的心。

第三隻小鳥：青春的鷹，  
勇敢的是牠向太陽的飛翔。  
牠在閃電的家中居住，  
牠極凝望着火燄的太陽。  
無風的時候，牠躺着休息，  
假如大風嗚嗚地吼叫，  
牠就從牠的靜睡中醒來，  
牠就投向了大風的懷抱，  
正如騎士在無轡的馬上，  
大膽地，又迅速地飛行，  
牠一任狂風將牠帶去：  
牠正是——愛人哪，你的魂靈。

孩子的性情，女子的心，  
男子的魂靈。呵，幻美的生物。  
真的，我不知道，愛不愛你，  
我也不知道，愛怎麼祝福。

## 獄 中

英·莫里斯作  
孫 用 譯

疲乏的，悲悽的，  
冗長的半天晌，  
國旗在高高地  
撲擊着石砥，  
奇異地，恐怖地，  
震响着風的歌聲，  
旗杆是彎曲着。

然而，一切都是孤獨的，  
我躺着，望着壁孔的閃光，  
人生是充滿着黑暗呀！  
手脚被鐵銹着，  
緊牢地繫在石砥上，  
冷峭的牆壁，印着名字的四方的房屋  
充滿着囚徒的呻吟聲。

在風的歌聲中  
旗杆彎折了，  
國旗向西方  
旋轉了我的罪惡。

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一八三四——一八九六) 是英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浪漫主義的敘事詩人兼藝術家。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時，與神祕主義的畫家瓊斯 (Burne-Jones) 和拉斐爾 (Raphael) 等交會。莫里斯 (Morris) 等人組織美術商社。他老年熱心於社會主義的活動。著有「地上樂園」(The Earthly Paradise) 和「哲生之生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Rascas) 等詩。他的散文「波爾約翰之夢」是表現出他的大同主義的理想。這裡所譯的短詩也是以想像的優美的手筆，表現出他的理想。



# 前門及其他 承担譯

前門 (美 John Gould Fletcher 作)

這常常是我們說再會的地方，  
當我們旅行到北方去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旅行者，  
怕沒有轉來。

許多年歲，他們期待着他；  
最後，一個熱望得發切的看見他  
在死里被扛出這條街門。

從此，我們的所有的人的離別  
已轉在另一條門邊了。

渡沙洲 (美 Sara Teasdale 女士作)

他們來告訴我你的過失，

他們一件又一件數着它們；

我大聲地笑着聽他們數完了，

我以為就完全知道這些的；

轉來他們是盲目的，盲目得看不見  
你的過失會使我更愛你。

睡眠者們 (英 W. H. Davies 作)

當我走到水邊的時候

這個靜穆的早晨，潮濕而陰黑，

田園里的公鷄邊邊唱啼。

狗還沒開始叫；  
還沒有敲着五點  
那古老的思特爾斯脫的大鐘

當我走到水邊的時候  
這個早晨，在冷濕的空氣里，  
我聽許多穿着破爛的男女  
擠成一堆睡在那兒  
這些人們沒有工做，我想，  
很久以前他們就要死了。

這時候，在水邊，  
一輛光亮的汽車跳躍着來了；  
我看看那邊，聽見幾十個嘶白而困頓的人  
們敲着眉頭；  
每個人坐成一團  
熟睡地在做工作，  
十輛汽車衝到水邊來了，  
像黑暗里的光亮的人，  
每輛車里有二十個死人，  
要用工作才能救活；  
這些人們工作得太厲害，我想，  
很久以前他們就要死了。

## 渡沙洲

但尼生作  
蕭壬譯

在日落而且夜裏出現的辰光，  
當我駛出了海洋，  
那我就是沒有沙洲的哀傷，

彷彿入睡的移動着的潮水，  
對於流响和泡沫是最美滿的，  
從深淵中湧出的海水啊，  
如今又折返它的老家。

殘陽和晚鐘過後，  
便是最暗的來臨！  
當我駕上的輕舟，  
那我就沒有別離的煩憂；

由于你來自我們有限的時間與空間  
潮水會把我帶到了遠方，  
我願望臉對臉地看見我的舵手，  
當我渡過了沙洲。

附註：這首詩可算是最好的一首關於  
死亡的描寫的詩。但尼生的兒子說：「  
這是他父親在八十一歲時寫的，是在十一  
月的一天，那時他從阿爾薩斯到花羅福脫  
去。在到達花羅福脫之前，他的內心已有  
了「沙洲的哀傷」，隨後他把他這首詩寫  
好給我。我說：「這是你生平作品的皇  
冠。」他答：「這是一刻那間想好的。」  
他解釋那「舵手」就是常常支配着我們的  
神靈。」

第一次讀這首詩是欣賞它的圖畫的美  
麗和詩句的諧音，再讀時便想到他的詩  
意。他感覺利他不久會死，但他的思想還  
是愉快的。他覺得大地即如一個平靜的海  
港。他從孩提的時候便跟着那無限的永生  
的海洋的潮水駛了進去，如今到了潮水要  
提他回去的時候了。他聽到了召喚，他  
看見了日落，殘陽，夜星！於是準備出  
海了。可是，當這小船渡過那海港里的沙  
洲！他的意思是指死亡，——他希望不  
會感到煩憂的呻吟，他需要沒有波浪的泡  
沫的足量而深澈的潮水平靜地把他帶過了  
沙洲，因為在它的外面他以爲會碰到他的  
舵手——上帝。



給我願望的詩，

給我長袍，呵，雲，展開吧！

給我火的寶車。」（趙景深文藝論集 P. 9）

這裏的藝術是傑勃萊克天才之奔放，情感之飄逸，思想的博遠和深刻，然而玄幻有餘，事實則不足，究以何者為根據？雖美不全，再看衛

廉講大奧維（William Wordsworth）寫的——

「海面對着明月相輝映的胸膛」（英國文藝 ABC 上冊 P. 88）

前後的比對，雖然象徵和寫實的不同，畢竟後者完美可取。

（二）格律（Meter）是詩的一種組織的當然條件，即是由於詩的內在運動（節奏）或衝動而形諸於外在的一種律動的應有的品性，使其流暢自然，以字音在聲音的關係上適切排列，分別重音和弱音，使眼睛起來時悅耳聽。

呵！我記得過大一點了，但又何嘗過火呢，只要把他分開來就行了，節奏是內在的，格律是外在的，兩相配合，便即妥協，而成爲詩中之「韻」（Rhyme），以其母音的類似爲出動點，這在我們的古詩和五七言的律絕詞賦格，就新詩而言，腳韻也是常常使用的，如華次尖梭的——

「一輪餘暉近青苔石，  
半掩蒼苔使人獲見，  
鐘聲喚起天明見閃爍，  
鐘聲喚起天明見閃爍。」

即此一例，博在語源上則其意義乃屬于音節的計算，不甚重要；同時有許許多多的人而操偶所謂「無韻詩」（Blank Verse）了，但這種詩如果不足分句排列，那就成爲一種韻文，但在詩中「無韻詩」（Blank Verse）又是行中母音類似此等句，除了「韻文」（Blank Verse）更少使用。

固然，韻律絕非今日詩章創造必然的要領，而詩之所以爲詩，是以音節相配，格律相調的成果，舍此無尤，否則雖有所成，也不過是四不像的文字與思想的組合而已，又何待格律詩呢？（P. 9）  
P. 9  
這句說得好。

「詩的觀念不到化爲書面的格律的表現時便不能算是詩。同時僅想按格律的順序而排成的文字也不到其中體現着詩的思想時，便不能算是詩。」（傅東華譯「文學概論」P. 304）

（三）「協調」（Harmony）是較爲深遠一步的研究，同時也包含着極廣的範圍，在內容或取材上，已有既定的目標，如在某些情況下爲使不流於偏頗，或過分藝術過分自我教訓的極端，而就輕重主客之分將，爲達創作目的，「協調」便是完成任務最好的手段了。

但是這個名詞究又如何解釋呢？就是主題內在的貧乏，而用旁觀的東西調遣過去以協助他的成功。譬如作者的主題是天空，但光是天空不

够創造的需要的，這兒如果把握給它襯托起來，則這個缺憾馬上就可以克服。總之，在創作一切態度上，條件上，甚至在無法解決的困難上，拿起「協調」的武器來，相信對於理想的種種都無敗壞的存在。

（四）「和諧」（Melody）是詩的應用音節美感的體現，雖然一首詩不必要去配合鋼琴那樣的響亮動聽，但在造句中也不應忽視妥貼與和諧，句與句之間要連貫，每段眉目須劃清，氣要一貫，使一首詩從頭到尾陰下未時，在音調上沒有重大的相差，有意義（廣義的）上沒有違反的事實就行了，否則都是「無意義的詩」（Nonsense Verse），或者是詩的叛逆者。這理順便提及。

關於組織，格律，協調，和諧各項都經大致說過，而它感人的力量，實至尖銳和深刻，據說俄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曾經幫助過意大利的統一，這部偉作共一百章，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行至用三行韻（Sestina）三行一韻，每章四十五韻，內容與創造的精美氣魄和結構的莊重嚴密，且又何等精緻自然，這個匠人不朽的遺就，固然是他的天才全部表現，非等閒者所可望其背項，我國如羅漢之「孔雀東南飛」和唐代白樂天的「長恨歌」那樣的偉作，至今尤爲人們所傳誦，而作者藝術的登峯造極，成爲歷史的豐碑，我們推崇前人，也當自求奮進，在藝術修養方面痛下工夫，但是藝術，這個名詞就未免太過抽象了，這里讓我稍爲解釋：有人說藝術是實物之心，狀態的表現，這頗近理，它是人類現實生活有機的反映，無論



在藝術發展或歷史上，在總體說各各種感應美的結果，如文學、建築、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音樂、詩歌等感應藝術體系的基本存在，以時間空間為此種藝術體現原則，視藝術感應為感應原則，在爾斯泰（Leo Tolstoy）的藝術論（What is Art）中說：「藝術是人類生活，自己感應過的情感，自己回憶起來，於是用了運動的線、顏色、聲音、或文字來表現形式，來傳達這情感，使他人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感應，這就是藝術的定義。」由這話中可見，藝術感應是人類生活，自己感應過的情感，自己回憶起來，於是用了運動的線、顏色、聲音、或文字來表現形式，來傳達這情感，使他人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感應，這就是藝術的定義。

其文亦壯美矣。其詩文不遺時。雖美而不足以成風會，雖美與生唐代而為優美之文，宋公序子京兄弟生宋代而為壯美之文，當時其從其安武者，此其故不愈明乎？是故文辭辭采，因世盛衰，發美才之士，亡以自外。誠然，每一時代的態勢都有各不相同之觀點，文學既是時代的反映，則以當時的背景而影響文辭之創造及體現，國家強盛文必雄勁，國家衰弱，文必幽怨，這是自然的道理。譬如推動時代與時代更有它的發不容辭的責任和必然的義務的，每在一大革命，或某種大運動發動之先，文學恒為此種事業積極推進的武器，就如國父當初革命時，也是一發行動一發宣傳，派遣同志在海內外辦報編刊談話，使大家都能澈底認識時代，發覺種種危險的腐敗，國勢的危險，如非革命不足為功，於是有志之士紛紛加入會黨實行革命，自是革命勢力日益膨大，革命基礎也亦日形鞏固，直至推翻滿清，文學的助力確有不磨之動績。而此種文學是完全配合於時代需要而來的，它的功績已達成它的本身使命完滿之效果。七七事變以後，我國軍民在賈明偉大的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下奮起抗戰，至今六年，軍事的進步，已為世界人類所公認，這這我們的詩是否確能追趕時代，而為確切中流安定的力量，共首國家的運程，與世界之文明，這個問題雖難解答，然此也必就時代而論，每一個從事於詩的工作者都要為時代推進的任務，而獻身而努力，把鋒利的筆桿去狂瀾激濁和漢奸，使其潰敗和覆滅；鼓勵廣大的羣眾更英勇地投身於抗戰之洪流，軍民通力合作，共爭勝利的迅速實現。像這樣的詩，相信誰都不會不知道。



# 泉 · 公路

泉

澄澈的泉，清芬的泉，  
由冥頑的岩石縫隙底靜凝  
不捨晝夜地奔騰出  
潺潺地流過

它唱著生命的愉悅的奮爭的歌  
澀澀地，流過平原

澀澀地

喚醒穿著冬日雙眼的麻木了的白樺林

喚醒垂頭在悲哀幻想裏的矢車菊葡公英

它用澄澈的清芬的泉水

滋潤著瘦骨嶙峋的荒涼的岩壁

浴潤著池沼底枯槁的胸膈

清澀著黃澀的曠曠的田畝

到深處的地層內澀澀地

豐潔的泉，清芬的泉

帶着生命的力和熱

唱著空靈的歌吹

吹奏著光輝的春天降臨大地底前奏曲

豐潔的泉上照映著蒼蒼的影子

鳥雀開始迷醉人的嘍鳴

「絲絲」

「咕咕」

「咕咕」

萬 公

出山畔的初醒的樹叢中一聲聲響出

在翠潔的清芬的泉水，

湧過潤濕的田畝間

請場下，燦笑的農夫在吃水牛翻土

那播散出的新鮮的泥土的香氣

呵呵，日漸濃郁了呵。

都是幸福的夢在醞釀。

豐潔的泉，清芬的泉

好像大地底新鮮的血液

由冥頑的岩石縫隙底靜凝

本捨晝夜地奔騰出，奔騰出

湧澀地流得更響，流得更急

它流成了光輝的潭潭

它流成了年青的澗澗

它流成了一望無涯的發亮的水田，

水鳥，燕子

和著久陷在寒帶中的年青人的心

都翔翔在豐潔清芬的泉水上來了

通響幸福的大響的春天

「黑夜」

「黑夜」變，成了黎——馬耶可夫詩句

太陽底絢爛的紅光

在溟溟的山脊閃動

那躲藏在黑夜帷幕的太陽快升起了  
鳥雀在歡呼，林木在露水巾抬起笑臉。

那邊，正在修築的公路旁  
新建的村舍老早被黎明驚醒了

炊煙襲襲地爬向藍天  
那些由流澀着乳液似的霧靄的村徑上

走出的談笑着的路工

像從叢林中飛騰起來的鳥雀

活潑地揮舞着鐵錘，鐵錘，鐵錘，鐵錘  
踏土鋪着新鮮陽光的公路。

叮叮叮，鑼鑼鑼——鐵錘唱着勞動的幸福的歌

以鏗鏘，以鏗鏘的毅力在啄着頑固的巖石

叮叮叮，鑼鑼鑼——古彩的深谷發出回聲

叮叮叮，鑼鑼鑼——巨響挾帶着

騰騰奔來的濃煙與石塊在半空旋舞

驚起了潭潭在古密茂林中的鳥雀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又遠遠地響着這奇蹟

### 一絲教化

馮雪剛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英雄在殉職空軍戰士呂兆

### 呂兆耕

交給我鬥！

你把那比火花更灼熱的愛情

交給我鬥！

你願意在戰鬥中

你願意把歷史的重担

背上雙肩。

今天，我拒絕這日子

四萬萬人吶喊這日子

你是從千仞的高空

從你戰鬥的崗位上

飛墜下來了。

你把盡數敵射的生命的異彩

分給長虹。

你把盡數敵射的生命的異彩

分給長虹。

你把最大的光榮

分給祖國。

你把最艱的悲哀

分給我們。

死，並不就是終結。

阿，殉職的英魂——

你已永生地戰鬥的史頁裏。

你已在一剎那間佔有永恒！

###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將中國光死的武裝

# 旗

# 手

黎 林 薰

我讓我的軀體燃燒  
自由將超越你所有招展的旗幟

——克倫

那執炬着光芒的火炬  
一條漫長的行列款走過山徑

我們底行列

像遍佈於亞熱帶的棕樹林

熱和力的交迸

我們躊躇着

今日中國底苦難的土地

像一隻隻含辛茹苦的耕牛呵

穿過黑色的夜的郊野

行列泛濫着

浮動着血紅的泡沫

漲裂着一張張莊嚴的面額

浪潮似地起伏

夾雜着以粗壯的銅管所吹出的

對於仇敵底侮虐的痛苦的歌

也飄展着

愉快、壯闊像海一樣

以勝利所賦與了意志與信仰的歌

那光輝的，美麗的，莊嚴的

在夜的冷風裡決不畏縮的

光芒萬丈的大纛

招展着一團火也似的自由

在行列的上空激烈地飄揚着

旗幟是美的

它底周身

繡着像春日的雲霓般色彩的誘惑

莊嚴像巨人一樣射播着

正義的自由的光波

是的 那是一幅最明確的

真理與自由所繙織的標記

招引着我們

我們呵——五十年代人類新土的拓荒者

勇敢地前去

那挺着不屈的胸脯

用兩只粗糙的手執握着它

從狹隘的里巷走向遼遠的馬路

從黯黑的市鎮走向亮麗的高原

從凜冽的冬季走向暖和的春天

伴隨着我們底旗

一直是他走在人羣最前

最先的走向今日中口底

與暴虐的仇敵格鬥的前綫

明白地記得來自何方

也熱穩地記得走向何處

但從不問一下頭

對於已經走過的苦難的路

從不回顧

也不左右在顧盼

不倦地凝視着頭上的旗

那永遠使他眷戀着的旗呵

以他對於自由美好的理想的燒灼

而鼓起可驚的奮力

撐持着踏過夜的土壤

自然 我們底行列

在漫長的不可測換的路上

在寒冷與飢饉的路上

有的人倒下去了

也有的倦乏地倒在一傍

但我們底旗手

在怠忽與迷途的行列前面

迅疾地招展了方向

仍然勇敢地

向無止境的黑暗突進

對於倦怠於路程的人們

也不惜一顧

頭——總是剝向那旗幟招展的一方

歌聲，呼聲以及起伏在

# 鄉 思 沙 岸

我來拜訪了，你異鄉的山坡  
為甚麼這般沉默？

沒有一句同情的言語麼？  
——對我這長年流浪的旅人  
呵，我原來是太生疏的過客呀  
感謝你陌生而嚴冷的面色  
給與我對家鄉不少的記憶

我也曾負着旅程上的疲乏  
投入家鄉的懷抱  
可是，仁慈的土地  
——可愛的故鄉呵  
她已閉上了明媚的眼睛  
任盜賊殘虐地侮辱……

於是我開始孤寒地  
在昏黃的異鄉  
拉下更瘦更長的身影  
而悽愴地踏入旅店慘淡的惡夢  
呵，家鄉  
我見見你是在受着鞭笞凌辱……

如今，我已來在自由的城土  
這裡有陽光的吻照  
也有浪花擁護着歌唱  
但是一想你呵  
就感到異樣地孤行  
呵呵，家鄉

你是不能聽到我所聽見的聲响呵  
以懷念着你  
我對你的記憶裡有子彈的飛鳴  
野獸的慘叫……  
牠們是怎樣地苦待我，怎樣地  
苦痛我呵！

你是不能聽到我所聽見的  
我已來在最美好的土地呵  
這裡從沒有吉布賽<的歌唱  
洋溢起來的  
盡是刀光的海，手膀的海  
復仇的聲音的海嘯  
你能聽見牠們在說些什麼？  
你能聽見牠們在唱些什麼？  
那就是：要殺死凌辱你的強盜。  
那就是：要殺死凌辱你的強盜。

旗幟下面修揚的軍號  
大羣躍躍着  
合着歌聲與軍號的節拍  
以奔放的步陣跨過原野  
面他最沉鬱  
血紅的眼球停駐在旗上  
臉染成了美麗的朱霞色  
暴雨開始降落了  
從暗綠的山巒那端呼嘯而來  
像簇擁着無數刀槍的匪盜  
夾雜着呼吟喝六的雷電的轟響  
決堤似地呼嘯而來  
我們開始游泳在像洶湧的  
生命莫測的海里了  
與參風雨對峙  
而我們底旗手

迎着雷電與風雨的鞭打  
雙目炯炯地發光  
把威嚴的前額  
昂得更高  
把旗幟  
舉得更高  
我們底旗手呵  
像一尊無與匹敵的巨人  
與暴烈的風雨擁抱  
大踏步地走着  
他走在最前  
沒有人看到他痛苦的脸  
也沒有人看到他痛苦的眼  
他底勇敢的步伐  
我們底行列呵  
由於我們底旗手的導引

從暴烈的風雨中間馳過  
我們底軍馬  
以怒發的喉嚨引頸受矚  
我們底破曉者  
以旗幟所招展的方向  
吹起進軍的號角  
你們底女同志  
由於旗幟光芒逼人的照耀  
拼去了疲弱……  
使那旗幟更高揚  
他披走於衝天的高嶺  
用右手在下桿抵緊  
以燃燒般的旗幟的招引  
號召着我們  
我們呵！五十年代人類新土的拓荒者  
衝向決鬥的原野！



# 夜

## 鶯

### 篇

(外一章)

姚散生

婉轉如笙簧  
 叫破了睡夢之夜的寂寞  
 而明月以及那  
 皎若銀釘的美麗的星星  
 也撒滿一天

在高樹的椏枝上  
 蟬聲着猶如百禽的王后  
 披一身羽毛柔似絨絮  
 又似深海的紋綉  
 在月下發着閃閃的金光

深巷的人們都睡了嗎？  
 感謝你溫暖柔情的催眠之歌  
 一天的疲勞  
 將因而消失淨盡了  
 有人從甜蜜的睡夢裡  
 發出琅琅的笑聲

於是你更加興奮  
 更提高柔美的音喉了  
 雖然那天板上  
 皎潔的星片將會失却光輝  
 東方也快顯出晴爽的面色  
 狼烟四起

許多人流奔着  
 我們早沒有月下歸歌的逸致  
 你且去別處吧  
 請我來解除工作的疲勞

戰地裡需要你去  
 給戰士們奏一闌良夜雄情曲  
 他們會仰臥在療醫爽朗的笑着  
 讚美你的高潔  
 甚於他們的雄偉的生命啊……

### 黎明之獻

第一個黎明  
 我承受着陽光的召喚  
 在黃江之濱  
 在迷曠於晨霧的原野裡  
 毫無遺憾地  
 我唱出憂鬱之歌

歌聲猶如夜半的鴉啼  
 我為何如此的悲哀？  
 從我有生命  
 在這遼闊無垠的土地上  
 我我有記憶的時候  
 我就沒寫出一頁輝煌的史乘

誰肯給我一隻手  
 一隻碩大無匹溫暖的手掌  
 誰肯爲我  
 舍棄自己的幸福  
 因而，我辨遺忘於黑暗的角落  
 我渴望着光明的彼岸

在黑暗裡  
 我正如一隻迷途的羔羊  
 徬徨於歧路  
 沒有棲息的柵子，  
 然而我不會厭棄我的生命  
 我絕無後悔  
 世界上第一個黎明

黎明來了  
 我異常喜悅於清耕的氣流  
 和那洶騰奪目的  
 天際的朝霞的顏色  
 我更懷着希望  
 期待着金黃的日子

於是我不再有憂鬱  
 我浸淫於歡躍的氛圍裡了  
 於是我舉起雙手  
 以無與倫比的珍貴的热情，  
 向黎明向茫茫的原野  
 獻出我生命的寶藏……

# 炎 夏 天

虛 森

盛夏的日子  
害得我昏迷了智慧  
沒有理性的潑婦那樣  
破口大罵——  
罵它惡毒  
危險  
好難交遊

我在男朋友面前  
這樣詆毀它  
在女朋友身旁  
我同樣暴露着自己  
粗鹵、浮賤的劣根性

它的無理  
壓迫我超過忍耐的限度  
強弱，橫行的熱力  
像是加諸我的一種屈辱

太陽的喊聲  
鬧昏了我的腦袋  
日光強烈如辣椒的蒸汽  
燙修地刺激眼睛

大地上的草木  
焉無生趣地厭厭（心旁）欲睡

連向日葵也喘息着  
爲追隨時好的驢賁  
而厭倦起來  
想卸却命運注定的重担而投水

旱地裏的長情豈  
爲了生活程度提高  
人不敷出而發愁  
情話囁囁的不敢談結婚  
結了婚的又怕孕育孩子……  
整日價現出灰色的臉  
爲了痛苦的煎熬而皺眉頭了

田禾拚命揮霍  
不顧積儲薄而濫用糧  
它夢不到彩雲  
只想靠腳跡踏來囤積屆奇  
爲了太陽吹明的監視  
結果全部充公四分五裂各打各

炎夏天有什麼好呢  
我走到蔭影下  
水溝的污泥牛豕糞了一個深窩  
再攤在樹蔭 好臭好臭  
蚊蠅頑皮地撩人  
硬不給你安靜地休憩做一齣清涼夢

老農夫抽着旱烟袋  
咕唧地怨恨火燒喉嚨  
忽然又拚命地吐口水  
生氣地敲着烟鍋  
說烟油流到了清口好難受

孩子們  
滿自生着疹子  
用松針挑刺出黃水泡  
額上頂裂的瘡癩  
母親和他消毒搽藥的時候  
什麼話想得到就罵得出口

我在路上走  
大路小路是火巷呵  
沙礫炒到想跳叫  
石塊燥到想發火  
從城市到鄉村  
登高一望像火燒連城八百里

假如有陣風  
也是熱氣惡毒毫無誠意的  
連抓着一把把泥沙  
將汗濕的衫襦  
弄得灰黃又污又髒  
和在水溝裏爬出來的牲口一樣

天，沒有一點含羞  
才兒與雲便下於雨  
誰說廣東人如同羊  
因為羊聽錯了神仙的吩咐  
在國門回來的人說是  
「風是鬼，水是藥」的  
也給它趕得那麼狼狽啊

到晚間  
星星的光  
也像會放閃熱的  
攪到人們疑神猜鬼  
而且唆使人們反抗政令  
家家戶戶在清談着

真的呵  
炎夏天有什麼好呢  
沒有電風扇的裝置  
冷汽管的設備……  
只有受氣的我們

這樣的日子  
我不能寫詩  
像懷疑着憎恨着  
人類有可怕的熱情——  
不正常的炎熱如火  
溶化了我愈前一尊白蠟的聖母像了

寫了無可補償的損失  
紀念意義的消滅  
我會忘形地痛哭  
破口大罵——  
炎夏天是強盜、土匪  
將來會蒸發我的雄心而飛散  
然而  
它是有使命的  
它決不會來遺棄我——

和我一樣憎惡它的人們  
誰，幾萬萬年來  
大鵬爲了光明而奮鬥下來  
一樣的要再啓示的奮鬥下去  
它有炯明的計劃  
到天冷它不肯改變方針  
到盛暑它不轉移意志  
永遠乘着人類感激的車  
去碾碎自私者的憎惡……

### 短詩二章

翔子

一  
在風雪狂呼底恐怖黑夜裡  
我願意以自己青春的血  
燃點起一盞燈  
掛在曠野的枯枝上  
守候着千萬弟兄用強壯的臂膀  
握着槍桿和鋤頭  
抱着艱苦和死亡  
向綠色的春天  
戰鬥地走過去  
走過去

二  
連綿的山頂和山腰  
峭峻的巖石上  
蟻一樣的工人  
用生命最大的力氣  
壓開了山石層  
再把石塊鋪成了路呵  
他們會失足  
如石頭一樣滾到深陷千仞的山谷去  
的  
而他們却把它看做生命的搖籃  
幸福的走路者  
你珍重這一寸寸的路吧  
每寸的路  
都是路工的血肉  
混和着他們生命歲月的結晶體呀！

# 思 親 曲 孟 若

當母親煮開了  
燈籠裏的餛飩堆  
帶着戴着大頸包的兒女們  
回到梓桐的時候  
母親呵 在這的傍晚  
你是否倚着院門仰望星星呢

那時，第一顆星星  
燈亮在你底老眼前  
纏着便出現無數了  
母親呵 在這樣的黃昏  
你會聯想起  
包裹我們的藍色的布裙裏  
一對一對的小眼睛  
歡笑在你的懷裏吧

如果有月亮的晚上  
你望到它又圓了  
會想到兒女是怎樣的成長——  
經過了多少艱辛的日子  
於今天上有飛逝的流星  
在你膝前不見歡樂的眼淚

成長了  
給戰爭驅散了  
二妹在撫仙湖畔  
三妹在開建城做先生  
四弟在贛南讀書  
而我却留在粵北的古關……

離開了母親  
再分散在各地

爲了工作  
你的長女每天走過小河  
聽見清甜的河水  
我想起母親乳汁的芬香  
聽却它呢喃的吟唱  
我也會想起你一串的催眠歌呢

我會爲發動塵荒登過高山  
向家鄉的方向  
盡情地望，望到眼睛酸痛  
那山頭昂貴的白花  
母親呵 這時我想起你稀疏  
而又在頰添的白髮呢

你換換得熨熱的熨具  
祖上遺留下的田畝  
田園裏自家施肥而成的沃土  
淪陷時 你捨不得離開它們出走  
像我走後捨不得  
離開戰鬥的生活  
戰鬥的工作回來一樣

母親呵 我不能歸來  
我們只有藉歡笑圍圍着你  
作遙長，深沈的思念……

前些時  
有那從鄉間來  
忠實地傳達你的口調和語氣

我彷彿置身在你胸前  
拖住衣尾，要你回到  
菓園裏去摘櫻桃  
天牛和帶眼象……

那菓園樹因爲會採四  
胸前掛過敵人番號的軍服  
菓實才脫花蒂  
就開始採摘，折到光枝  
就這樣

你心裏把苦難作假想敵  
雪憤地記它們都斬下了

這園林

有我童年希望的光芒  
黃金色的好夢

受了怎樣的恥辱  
我還是愛它

像「兒女不嫌母體」一樣

母親呵

我每天走過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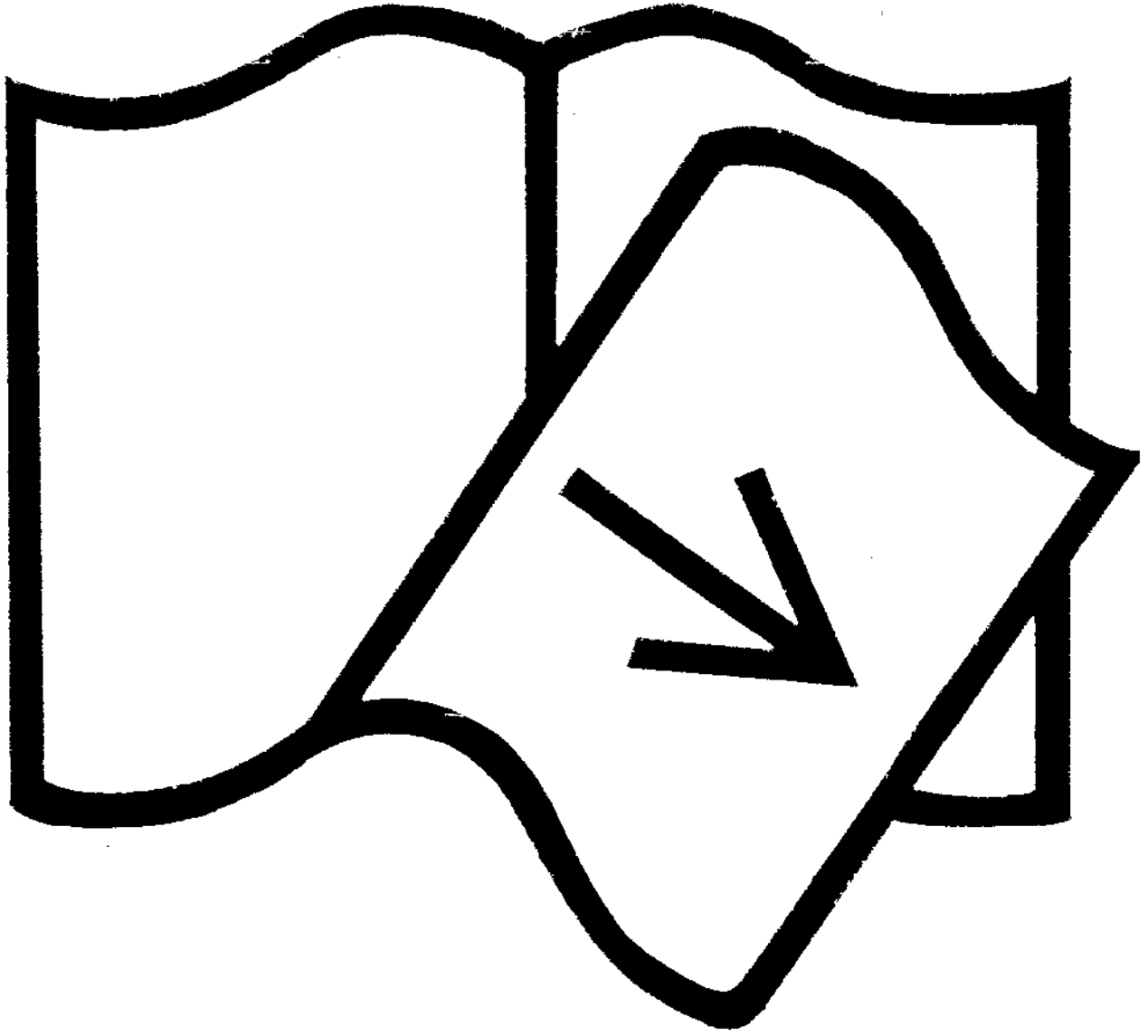
會想起你的催眠歌

望秋山遙念你的白髮

可是，我還不能歸來

我們是散離離着你

作遙遠而盡情地思念呵



# 為合作工廠寫的

高崗

## 第一課

課本發着亮，  
它第一課里，  
寫着漂亮的字：  
合作是爲了自己。

這些字寫的奇怪，  
一條一條東歪西斜，  
別人知道：

有着很深的意義，  
合作是爲了自己。

這字，字却也和我爲難，

它們笑着，

却始終不肯把秘密告訴我。

好吧，

讓我上識字班去，

一天，兩天……

我就學得很好了，

坐在圓圓的木料棚上

我讀書，

我把作廢的課本翻過來，

練習着造句。

等到我會寫一些日記，  
或者念完了這一本，  
我，

無論什麼時間，  
將去看那本

「合作人」，  
因爲指導者這樣告訴我。

愛護……

胸襟上綴着那

「合作工廠」長條藍章的，  
他們出自那座

高標着虹織的愉快的  
工廠，他們自己的家，

他們，乃是最  
懂得去愛護工廠。

他們上着的課

是關於人的連鎖；

他們的指導者用

綠色和紅色的彩紙

標揭着

「合作是爲了解放生產者」

當年度結束的時候，

花花綠綠的獎勵金票閃耀在

他們手里了，  
他們，每一個，  
都懂得愛護合作  
是爲了什麼！

## 獎勵金

張阿有排在第一名，  
主席在台上  
首先把一百五十元的獎勵金，  
呼着他們的名字去領。

第二個也有一百三十元，  
第三個是一百元，  
最後一個得了十元另……

張阿有坐在自己的床邊，  
他不作聲，想着：

買些什麼呢？  
最後，直想着  
「爲什麼廠家要發  
獎勵金給我們？」

這個疑問像一陣風，  
突然吹暗了他眼前以歡愉。  
他想着，想着；  
耗子在床下，拖着一隻破鞋，

「好了，是好了我們！」  
張阿有幾乎魚一般  
跳躍起來，他衝出去，  
「是爲了我們的合作工廠。  
使它好一些吧！」

現在美麗的股票，  
寶石一般在張阿有的手中。

本刊下期「短篇小說特輯」敬希作者惠賜  
下列的稿件：

1. 抗戰以來的成功小說
2. 怎樣寫小說（作家經驗談）
3. 現階段需要的小說
4. 如何掃蕩借屍還魂的小說
5. 短篇創作



# 路

無盡長的原野的路  
蜿蜒而來復又蜿蜒而去

在河川流過的地方  
大地的子民構築了橋  
路從這邊爬到那邊  
深山荒谷中  
路突破榛莽的囚困  
扳上千萬個峯頂  
與白雲絮語

像綠葉上錯綜的脈絡  
我們拓路者的隊伍  
在祖國遼闊的土地上  
開闢了公路  
又築起了鐵路  
于是路  
流遍了祖國的原野……

二  
我曾經聽過關於路的故事：  
路是上帝給我們築好的  
路是上帝伸在大地上的臂膀……  
又有人告訴我：  
「路本來是沒有的

因為走的人多了  
就有了路」……

麥紫

我看見有許多人反指着手  
或是把它套在袖子里  
不敢寬跨一下步子  
走在上帝安排給他的路上  
到最後  
不是溺死在黑色的深淵里  
就會滾落在懸崖下  
要是給石塊絆跌了  
不再去拾取倒下的籬笆

羔羊慣于在歧路上徘徊  
有理想的人  
就在頑石盤錯的地方  
埋藏著炸藥而引火爆炸  
而我也走過一段路  
這路 黑漆而漫長  
我看一個狂燃的火把  
燒開夜 趕走豺狼  
我通過了星無星燭的漫野  
馳行于鋪滿陽光的路途

三  
在給烽火灼傷的  
亞細亞的土地上

中國人民帶著創痛和仇恨  
破壞了用自己的手開出的  
平寬而熟稔的道路  
像六月天的蝗羣  
他們又聚集在  
西南 西北高原  
昆明 重慶 成都……  
他們的腳步到過的地方  
就又開闢了路

他們的生活 擁抱路  
以血汗與辛勞  
叩嚙通到明日的門扉

像撲燈蛾向夜燈撲飛而來  
今天——

赤了脚 捲起褲管  
有更多的人參加了拓路者的隊伍  
高舉千萬支百煉的鋼錘  
拓擊世紀的花崗巖  
巖石上飛起越激的巨响

通過我們的路上的創造  
從帕米爾高原  
流向關外草原  
繞過黃河 長河 與珠江  
明天 有一條大路  
擁抱我們自由的新邦國

一九四二、三月五日、攸縣

# 過小店

杜其蘇

踏着一路泥濘  
背着小包袱  
冒著濛濛細雨  
曾幾何時  
我們跑進一別 陌生的小店

這小店是在荒村裏的  
屋裏一共有三個人  
一個老頭子和他底兒、女  
它的外表告訴我  
它裡面許許多多個月的  
店門是鎖着的黯淡  
房瓦長着數寸高的青草  
土牆上立着仙人草  
那好壞在對旅人申述  
燈籠裏是怎樣冷淡

我們隨便佔有了一個房子  
來歇歇旅途跋涉的疲倦  
房子底木沒有格子  
然而那沒有格子  
像一枝利箭 刺進了旅人底心扉  
尤在末邊那張舊了的方桌子  
擺着一盞沒有童兒的古老油燈  
昏昏已近  
那清瘦的小店主給我燃着了菜油燈  
旅人底心呵  
這才彷彿感到一點的溫暖

先生……房間……  
店主……

可是正對着暗淡的菜油燈做活計的年輕姑  
娘站起來了  
「莫給他——他在騙錢！」  
那個老頭子也拿着細長的竹烟袋走過來  
「你這敗家子，又想騙錢去抽鴉片？」

窗外仍然是濛濛細雨  
寒冷的朔風還是在荒野上奔馳  
這時我們底肚子都在飢餓地作嘔  
便問那年輕的姑娘說：

「姑娘，貴店可有什麼好菜吃？」  
「有的，先生，可否讓我來介紹？」  
但又不知道先生你們喜歡不喜歡？」  
當我們表示喜歡的時候，她笑着說：

却是「山羊頭」(註二)。  
清瘦的少店主蹲在爐傍燒火  
年輕的姑娘忙著給我們弄菜  
等到菜端上來的時候  
我們一齊便讚讚可口  
她雖似含羞地搖頭  
「不，只是先生你們過獎吧。」  
窗外依然是濛濛細雨  
愁鬱的荒村  
彷彿是多婦底啼泣  
夜的黑幕 沉重地將蒼蒼未落  
遠行的旅人之心  
却只有默默的祝禱  
明兒東方會升起一抹絢爛溫暖的朝陽  
(註一)蓮花白即是洋粉菜。(註二)  
山羊頭即是土豆。

# 打漁

徐奔

一夜的風雨，  
河水翻起黃沌沌的浪條。

遠山顯得更清瘦了，  
風塗着稀薄的陽光，  
像孩子哭醒在夢里；  
一縷溫情偎到虛空的懷抱。

舊船和木板排成了浮橋，  
數過忙亂的腳印。  
一羣和黃浪搏鬥的漁人，  
持了網，分踞着船頭：

網推開了，像撲下一隻黑手掌，  
鐵鈎丁當的響着，  
一個水圈搭破了一個水圈。

深深地把網收回，  
魚掙扎在凍紅了的手里；  
又在漁人腰間的竹筐裏喘氣，  
打漁人踉蹌地又去到另一個船頭，  
濤聲喧鬧，是靜肅與匆忙。

漁者人冷靜的站在那邊，  
網是偶然地拖起來，  
解開一個水淋淋的槍道。  
又撒了下去，  
身子搖了搖，  
風抖動他三層單衣的領子。

30.10.26浙軍次。

# 聽的藝術

## ——音樂藝術論之一

黃友棣

在聽賞音樂之時，我們並不是徒然聽那表面的音樂，而是欲略那音樂所蘊藏着的心聲。所謂「音樂以知政」，便是指這種心耳的才幹。昔日魏文侯問樂，子夏答他：「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之音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也。」（樂記）由此看來，聲音只是音樂所借以表達意思的工具；它的主觀目的，在於表達心聲，而不是徒然的音响。司馬溫公說：「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資治通鑑，樂論）孔子也說：「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第十七）由於重視樂曲的內容，則樂曲的表現，便成了次要。內心的音樂，便是品味的修養，那樣最音樂化的人們便都以心靈為重，不約而同地讚頌靜默的偉大。

詩人羅賽蒂（Rossetti）說：「靜默比任何一首歌曲更音樂化。」  
文學家卡萊爾（Carlyle）說：「靜默，靜默的偉大世界！實比星辰還高遠，比死境還深遠。」

樂聖貝多芬（Beethoven）說：「聽得到的音樂很可愛，聽不到的音樂更為可愛。」  
樂壇的奇才莫扎特（Mozart）說：「語言靜止之處，便是音樂開始之時。」

白樂天的詩意行世說：「此時無聲勝有聲。」  
莊子說：「以美言為寶，至文無字。」他描寫這種無聲之樂，實在雄偉絕倫：「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下，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齊天運篇）

樂記說：「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  
（樂化論第七）孔子答子張說：「朝以爲必行，終與羽籥，作鐘鼓，

然後謂之樂乎？」（論語八佾第三）

這些聖哲的名言，都說明：真正的音樂，全賴心耳與心聲，却不需那些喧鬧的樂音。他們一致地，寧願有樂無音，却不要有音無樂。郭象演繹莊子的見解，更偏向於唯心的音樂。他說：「夫聲不可枚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響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這種唯心的音樂實在玄妙地流於荒謬；有類乎「波斯國王的新衣」，近於虛妄。這樣的音樂，是無法使大眾了解的。傳說陶潛嘗日隱居田園，每在醉後，便拿出一個無絃的琴，撫之以寄意。這種做法，對於我們，並無多大實益。但足以提示我們：音樂應該重視內心的修養而已。

孔子在當日提倡「三無」，（這是無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見禮記。孔子閒居第廿九。）但這只是一個目標，供後人觀看它前進，而不是用以達到；因為這永遠不能圓滿地達到。在一般人的生活裡，也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像詩人，哲學家們那般歌頌靜默和無聲之樂。他們的內心生活，並不若詩人們之豐富，也比不上樂聖們之充實。如果他們一旦生活於靜默之中，便會大叫：「寂寞啊！空虛啊！」因此，我們必須運用現實的音樂，有聲的音樂，去引導他們，啓發他們的心耳，以培養起豐富的內心生活和品格的修養。

人們因爲不能運用自己的情感和悟性，去體會所聽到的音樂，所以未能了解音樂裏的微妙暗示。實在，聽音樂的能力，是可以從訓練而成功。古來所謂知音之士，並非天賦原質；只是他們曉得運用情感和悟性，以內心去聽音樂而已。下列的軼事，可供參考：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頃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

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鼓琴者。（原原本本）——這裏所說，所謂知音之士，便是能以內心的感情和悟性體會出琴音裡的暗示。如果要描繪高山流水，在現代的音樂表現能力說來，實在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樂器完備，演奏者的技巧高明，聽者加精注意，則運用描寫音樂（Descriptive music）以描繪大自然的聲呢，是隨時都可獲成功的。下面敘述文中子和孔夫子的故事，無論是否可靠，都可作我們註釋之用。

子遊於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勝；在山澤而有應酬之志，非太公之能隱矣，則何尼之宅淵漁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武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璧存而操發矣！」子遂捨琴，請門人曰：「精之變聲也如是乎？」繼轉延之。釣者搖竿披拽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過也。播義武人於河，擊發妻人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紛事操焉。（文中子，禮樂節）——這段故事，只是說明描寫音樂風格的能力。良好的演奏者，總能顯示出樂曲的風格來。例如：村歌的幽雅，舞曲的活躍，進行的勇壯，宗教讚美詩的虔誠，只要稍具知識的聽眾，都能做到辨別的工夫。這段記載，只是加以潤色，而誇張地描繪聽到的印象；巧妙地襯托出文中子的琴技如何高超而已。

孔子蓋息於室而鼓琴焉。闕子（蒧）自外聞之，以告曾子（參）曰：「獨也夫子之音，猶以和，論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所覆，沈則食得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火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善是也。善有之。幽是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闕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孔蒧子，紀義）——從這段記述中，可以曉得：如果孔子沒有騙他們，則孔子便是個超卓的演奏者。本來，描寫貓捕鼠的情況，並不複雜；所難的是奏出那些「利欲」，「貪得」的「幽沈之聲」。闕子從聽樂而了解之，可見他是能從聽覺去觀察出微妙的暗示，這便是運用心耳去聽音樂的好例。

如果我們能够運用心耳去聽一切聲音，立刻便可發覺到大自然裡，

無處不充滿美妙的音樂。昔日公冶長能聽鳥語，從這觀點看來，是可貴的。聽到小鳥們快活地唱着，表示不遠之處有可吃的食品，却是真的。但，說他能聽小鳥唱出：「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隻虎拖羊，你吃肉，我吃腸」；那便是後人的穿鑿故事了。聽到小鳥們驚叫亂飛，表示那邊有人追逐它們，却是可能的。但，說他能聽小鳥報訊，謂有敵人來攻打城池；那便是後人編出來的傳奇故事了。一切偉大的藝術家，都能運用他們的心耳去體會出大自然的音樂。瑞典的著名女歌者，被稱爲瑞典夜鶯的貞妮蘭德（Jenny Lind），在年輕時，總是告訴她的母親：「小蜜蜂向我說話哩！那最小的一朵花儿，也能唱歌給我聽！」那偉大的田園畫家米萊（Millet）也說：「我不懂這些怪樹哩，說些什麼話。總之，它們正在細談我們所不懂的事；因為我們未會它們的語言。」——這並不是藝術家們的白雲做梦，空中生有。實在，他們都運用藝術情感的心耳去聽大自然的聲響，用藝術情感的眼心去看大自然的景物；所以發覺到無限的美麗，無限的詩意。

然而，在平常人聽來，大自然並沒有充塞着美感的音樂。大自然的「一」，在人們的眼中，實在好比神話裡的那本「無字天書」；他們所見的，盡是一頁頁的空白。這便要具備着心耳的樂師，具備着心眼的畫家，爲他們逐一編譯。隱隱約約地抄一點出來，給人們欣賞；這些便是有聲的音樂，有形的繪畫。聽出，看畫的欣賞者，能藉這些作品之力而窺見大自然的豪華與嚴肅，則必須具有內心的修養。所以，在音樂裡，無論是創作者，演奏者，欣賞者，都需要具備藝術家的創造能力。

由此我們明白聽的藝術是少不了內在的「心耳」。知音之士，便是具有心耳的人。他們並非天賦，而是可以用教育之力去培養起來的。我們因此要用一切創造的，設計的教育方法，使人們從聽覺物質的響，進展到聽覺精神的音樂，從聽聽人爲的音樂，進展到能聽大自然的音樂，從能聽有聲的音樂進展到能聽無聲的音樂。

附記：心耳訓練技術詳載於作者所著「新音樂教育」中之「聽覺教

育論」。

# 記別離

黎丁

一朵花開放在少男少女的心田，這是青春

我有青春，我有鋼鐵底心，像駕着滿帆的小舟，在廣大而自由的海上奔流，皎潔的月光，輝煌的白天，無波恬靜的海上，心胸滾翻着熱潮，充滿無比底美麗而快樂的希望。中間，免不了有強人的險浪，掙掙的夜天，一個浪頭開了一井浪花，黑暗中潛藏着犀利的礁石；帆一不慎，不是被浪捲進你的不幸一塊的小舟，就是礁石穿破你的翻轉隨着你的船底；你停小舟，它們會伺候一個風暴浪頭後有星子的黑夜，給你一個猝不及防的打擊。然而舟子，把緊舵手，着準航線，坦然地在浪頭上飛，他懂得前方將成全部美麗樂境的一滴光明。

在一群開花的少男少女中間，我會幸福地生活過，沒有聖人，沒有尊者，人見人可以赤誠相待，「坦白」是我們的口號，「服務」是我們的精神，宣傳我們所厭棄，願意替下一代做一個苦行的苦工，嚴寒凍紅了年少的足跡，冷風吹曬着乾在的山松，我們可以在無垠的曠場，談談那些心裏要說的話，純潔而天真的微笑；憤怒即刺刺上他（她）們的頸上。錯了，我對他（她）們當面的指獨和自說，沒有背地說過壞話，沒有罵自己的錯誤謬誤。每個

人做著工，願意鍛鍊為好身手，我和他（她）們「想別苦野草，鋤拓山崗，希望在愉快的園地醫治我多事的創傷。

我丁一輪「希望」我拋出紅土，踏進幾乎另一世界的天地。還兒，給我過份舒適的生活，給我個性的不同的工作，幾度的引導，幾度的碰觸，都得不到良好的解決。儘管者我有多少苦衷，朋友親切的關照與愛護處處遇到。漆黑的夜裏，我們甚至更盡，（望，有，實，和我）我們談到自己也談到別人，我們談到目下也談到以後，每個人可人看到對方的心，對未來的打擊會勇猛地衝過。友情在我的心裏開花，如此大量的友人撼動下我全部的身心，年少的友愛，全沒有側視我這個異鄉的飄泊者，愈使我愈感不安。用甚麼可以彌補這已失的過去？無能者只有讓着綠的天藍嵌上一塊灰暗的浮雲，照得着杉皮的屋頂出神，決斷斷藕絲纏年少者新得較好的友伴，這主張實在實兒未走之前。

別離前夕，我不敢驚動朋友和那些充溢生命力的孩子；然而，一股難捨的情緒在胸裏發酵，我把捺不住跳動的心，我要開聲笑注視彷彿將失掉的孩們；一聲笑，一句話，穿進耳來都使我感到親切和快樂。我要他們去「打柴」

（展覽會中的插曲）：我要他們在我面前施展手藝：如果說是愛情，這就是純真的愛情。我要看他們不同的面龐，他們的笑顔和噴答，他們的打吵和驚叫；我將體驗出新的一代的個強。屏和真為我親洗那蓬鬆的頭髮，（我的學生已經是一個小理髮師了），那和新讓給我們票券的毛氈（風狂打紙章，這兒比哪邊倍更感寒），那聚會永遠使我憧憬美麗的過去，可愛的孩子們似乎還在我的身邊。

竹篋頂擋木丁雨點，大家亂糟糟地騰騰騰家，先一夜我在「理髮室」和他們睡在一塊，再一天，雨傾盆地淋，地土濘濘地泡，泥漿得不能下脚。開「展」的老爺們回去了，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各在找他們的詩宿；我的位置遺物全光了，沒法子，冒雨摸上滑溜的橋頭，鞋子滿滿土泥，頭髮打成像落水雞垂點的羽毛；進了船，送來是一股濕熱，我心上還牽掛着未寬受床位的孩們，向船家借來一頂竹笠，我又換上那條黑黑滑滑的頭巾。

我巡視一番，他們用各種東西來遮蓋怒暴的豆雨。他們本要顯自己開天創地，用人力來抵禦自然；我的眼在椅子下，有的臨時搭起了「天花板」。他們個個嘻嘻嘻嘻說野人話：最後民向成和我到艇來。

一張格紙寫滿年青的草率橫斜的名字，避免別將給他們過多的悲哀，我哄騙他們寫來玩玩。紀念台和末次喊他們起床，火車站投擲最後一瞥：那整列的隊伍，一個個從我眼簾穿過，他們去了，去了，他們不會知道我會偷偷

的捨別他們，我忍痛離開這羣孩子，這太愛的

樂園。

大漢橋的大蛇駛着我穿着一個省份到了桂林。四月夜裏而甜露的宅活，並沒有使我忘記，儘管有大高鳴反歌，我絕不會替自己辯護，也不會還眼淚地含恨埋怨，孩子們每次來信，都食引起無限的懷念。那班：從粵省的戰區，淪陷區，從染了色的中原；鐵路下的東北；南方的東橋南；家慶失散，死亡，流浪一道的孩子，我懷戀時他們心中掛着船鐘，一個小小的年節也撥動他們脆稚的心弦，起了無限的興嘆。在離鄉的童心里，種下了感慨！他們明白敵人是誰，他們沒忘記老百姓的養育，他們不感懼的懷憶，臂膀長大時，他們要用自己的手去攪動那可詛咒的膏藥旗，在一個快樂和自由的旗幟下和父母相會。

我和他們相處過，我很透澈的知道他們，他們愛美和善，恨惡恨醜恨虛偽；他們沒有不潔，幼少的心值得憐愛。也許因為我是外省人，也許明白我是孤獨的流浪人，他們熱情地愛我，溫暖我破碎了的心。

他們的笑，一句話，山珍海味的荒崗，孩子們的房裏，小農場，工廠……如今，僅是腦海中的一縷，何時，我能抓回現實，親一親胆大的孩子們？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 彈弦者

黃海燕

是誰敲破了這幽夜的扉幕，敲擊着流水時光的變鐘？是誰把藏在心坎的靈魂之頁，揭開，讓那悲哀和着快樂，施展在人們的面前？又是誰，把生命之音注灌在呼吸裏，呼喚，懇切，顯示渡着黑夜的人們？

倚着椅子旁的琴檯，我探首望着那寂靜的湖濱之路，白天青翠得可愛的柳樹，在晚上，牠却像一個個瘦弱的人在哭泣，顫動的身軀，發出祈求無助的絮語，是譏嘲人類的暴戾，還是對善良的人抽泣，激發起他勇敢的熱情？

是仲夏的深夜了，道路在月光俯照之下，像一條死蛇，現出慘白的顏色，低躺在原野。每個平淡的晚上，鬱深的寂寞，就籠罩着這湖濱的消路，和道旁的草房。我那鴉子籠式的小樓，不也一樣，沐浴在寂寞的夜色中嗎？在這裡，我是沉靜得像個被遺棄在世界以外的，把我也帶着游到遙遠的地方。

因為世界上還有溫暖，我愈更感覺冷飈的可憎，而在黑暗中挑撥起我那生命之弦，發出輕微的音響的，是一個個當深夜遊行經過這湖濱小道的彈弦的老人。

當這世界已沒有了聲音的時候，我聽見他——這老人捧着一個琵琶，用那顫動的琴弦，遠遠地，又遠遠地去了。

在月光照射之下，我清楚地看見他並不是一個善者，他的眼睛裡沒有泛溢着哀愁，却及並未洋溢著喜悅，只是和他那無表情的臉孔同樣平淡，這世界對於他好像沒有慰安，而他也深遠地戀着這世界一樣。遲緩的腳步，一步一步向前，沒有看見過曾經有人給與過他一些即或是最少的金錢，但從沒有不聽見他彈弦發出的聲音。

漸漸地，我對於這彈弦者，對於由他的手指揮動着發出的聲音，有着默然的愛。

他沒有來的時候，我懷着痛楚的熱情，他來了，我有着滿足和快樂，但當他遠遠地離開我的時候，我的心遂染上難堪的寂寞。

有什麼能比這比自己的努力去擊發出生命之音的可貴？却又有什麼能夠揭開自己的靈魂，把他化做聲音流逸在別人的面前？

平淡的沉默有着更深深深更深的激憤在。今夜，現在他又來了，和往常的夜裡一樣，那麼真實，那麼含蓄着剛烈的快樂，是已努力的放散。是這麼的一剎那間，他又遠去了，去把這聲音告訴給另外的人們。

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我能以自己的感情化作聲音去給予那陌生的人們，推開他們心之門扇，使別人生命之絃也有着律動？諦聽着彈弦者的聲音，我感悟着：

——做一個游行的彈弦者吧！

四歸於桂林



# 小英雄

阿九的孫兒

有個接近廣州的S縣，抗戰前是有名繁榮的縣城，但以後隨着廣州而失陷，那裏的人們也同廣州一樣的過着黑暗的日子了。

這S縣往前的熱鬧，溫暖，而今像夕陽的消逝，沒有光，沒有熱。再想起過去那兩頭蒼尾的人潮，歡呼，叫嚷，今天來往的却是一羣羣飢餓者在搶吃，在呻吟，滿街都是垂死的人和死屍；除了聞中傳來三五個日本鬼子走路的皮鞋聲與笑聲，（可是一會兒便沒有了。）就是十字路口站崗的偽警，也感覺寂寞，仰着頭在打呵欠。

這一個人類悲慘的圖畫，是用我們難過的血淚代替了色彩而繪成的，它表現着人們在憤怒，恐怖，鬥爭中的生存與死亡。

在這S縣的東街，有一座美好的建築物，往日縣立小學的校址，兒童的樂園，現在做了敵偽的什麼機關，當兒童走過那裡的時候，憤怒地燃燒着他們的心。

方雷在學校是個好學生，年紀不過十二歲，他結實的身體，看來有三四歲大的樣子。他個性強而勇敢，常愛聽岳飛精忠報國這類的故事，交天祥，史可法這類的歷史人物，以及三國志的七擒孟獲這些……家人於晚上或空暇時說給他聽，他每次聽完又再講給他鄰近的小朋友知道，他們很尊重他。

「小英雄，我們就這樣贈給你這個名字呵！」一個皮膚很黑綽號叫黑炭的孩子向他說着。

方雷這時微微笑着，不否認的接受這稱呼，於是繼續的講着張飛喝斷長蛇橋的這些故事了。

在遊戲，他們吹着螺殼當作喇叭，用竹棍當作槍炮的打巷戰、野戰，大家們看到部隊地稱贊，即便在陽光下流着汗奔跑的大人們也不太反對，那坐在石級的阿九的婆看着更笑得閉上眼睛。

有一天，他們又在打巷戰，剛好走過幾間日本鬼子，見他打得很有趣，站住脚看，突然一個鬼子的叫着：

「小孩子，你們打得好！」

他們聽得鬼子喝彩就停戰了，有些想不開，有些在心理想叫——「打倒日本鬼子」。

那時另一個鬼子，指着一個打敗被俘虜的孩子說：

「你打敗了，你是中國人，他打勝了是日本人」。

「不，要假設，打敗的是你們，打勝的是我們！」黑炭反抗地說。

「哈哈，說得對，小彼做着貓臉地跳躍着叫。

那個鬼子要想捉着小彼的樣兒，他却很快的躲在小英雄的後面去了。這時鬼子要教他們唱歌，他們都不唱；要他們打遊戲，就手舞足蹈地吹起螺殼，他們就飛般的跑上山去，於是鬼子只好站在那裡笑。

阿九的婆見這羣孩子有胆量和會講話，這人稱讚他們有本領，長大了敢打日本鬼子，自己高興起來也講些樊梨花這類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們歡喜得很，天天到她家去。

一天下午，正在聽故事的時候，她的孫兒阿九回來，他是從少在外做工的，聽完了祖母的故事，接着講他聽到的新聞。

這新聞是這樣，他開始說着：

是前一個月的吧，在S縣城隔河的西邊，一向被鬼子說是游擊區的地方，那邊的人來縣城，要經過站崗的搜查，有點嫌疑就被拘受打，不消說，他們是更恨敵偽的，暗殺案是比貓的毛還多，常常聽到鬼子的人失蹤，或某地偽鄉長被殺，尤其是前月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幾宗命案，更驚破了敵偽的鼠胆，於是便派一個名叫蕭良的特務長去打探，他狡猾陰險，會說書過我們幾個游擊戰士，這次他來又要幹着好事，然而給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認錯他是窮人的兒子，因此他叔叔是死在他手裡  
的，他恨恨的早要報仇，趁這機會，就連忙的回家藏好手槍在身上，眼  
睛裏閃着惡毒的人。他選個有樹林而窮民返僻處必經的三叉路口躲  
着，等了許久，果然見這狗和一個兵遠遠地走過來，他把手槍預備好  
，等他們走近就打過去，好槍法，兩槍的兩槍打中了蕭良，倒地了，  
他見那兵要開槍了，趕快又一槍的打傷了他，陳展這時忙跑回家，偷  
偷的告訴他的父親，以得僑府加緊的緝兇，但沒效。過了一些時間，  
我們的政府便發給陳展那小義士國幣五千元，人們都這樣地談着。

「好極了，這新聞。陳展是個好少年！」黑炭拍着手說。  
還有，這新聞未講完的，阿九再張着嘴巴說下去。  
自此行刺案發生，鬼子不時派人來我們的黨據地來圍勸游擊隊，  
我們人少就避匿，人多就抵抗，他們除了用火燒破我們的房屋和切實  
炸，沒有別的法子了。

「前天，我做工的那個農墾便和鬼子開過火，我們槍彈多，媽的，  
最近機關槍也有好幾挺，劉六叔和阿勝又是够胆量修槍法的人，鬼子那  
裏敢打進來，阿九說到這里站起來作着開槍的姿勢。

「好，打得痛快！」小彼歡天喜地的叫着。  
「看有這麼的一天，我們要去打鬼子的一。盛光睜大眼睛說。  
「我們明天要演習石子的射擊。」小英雄方奮提出這個新科目。  
阿九以後回家就時時和他們講新聞，阿九的姿更是喜歡他們，他們  
也把她看作自己祖母的一樣親熱。

「這故事，新聞，神得野戰……」已是他們的日常功課了。  
S縣的僑縣，名字叫「包民」，人們便在「民」字上加一個「害」  
字，讀起來是「包害民」，他對縣胞的痛恨痛苦，比前任被刺不中的  
歐才更痛，鬼子要求他什麼都笑着答應，那獻媚的醜態，在他沒血色的  
白臉上添着幾分，人們痛恨他極了。

「那得有一期離開，據說有個西區農人來縣城趕集，他是鄉下人，未  
見過僑縣長是怎麼樣的，他手拿着布袋，想弄什麼的在馬路上走，突然  
前奔來了一個白臉的嘴脣上留着東洋鬍子穿西裝的中年人，後面跟着兩

三個便衣的衛兵，等他發覺要避開他們時，已被他們喝着「站住，不要  
走！」的口令了。他遲疑了一會，想非又停止，終於極驚駭的走了兩步  
，那衛兵就野蠻的向他開槍，打傷了他的腳，倒在地下，他們還兇惡的  
去搜他的身，說他是游擊隊員，想行刺包縣長，那農人槍固然沒有，鈔  
票則給他們和另一些廢紙一同搶去，說是作反的證據，走時，還有一個  
衛兵在他身上踢了幾腳。

僑縣長走遠了還滿意的點點頭。  
過得不久，才由一間紅十字醫院送去那受傷的農人。  
這事恰巧方奮，黑炭他們在場看得清楚，自然痛苦咬着他們幼穉的  
心，那時小英雄鮮明的浮起陳展槍擊僑特務長的劇聞，以及他那勇敢的  
典型，他羨慕着這種人物。

回到家裏，他悲哀地把這農人受傷的事講給阿九他們聽，當天晚上  
他不好入睡，彷彿耳尖時時聽到槍聲，要在床上驚醒的驚醒去而在第  
二天早晨，他爬起來就和阿九商量，叫他去慶德借槍商來行刺僑縣長，阿  
九起初有點顧慮，後來終於是同意了。  
他們還怕人少不成功，去叫黑炭參加，並要他去偷他父親的手槍來  
用；俱又怕大人們曉得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黑炭興奮的願意做這冒險的事。  
小彼是聰明伶俐的孩子，性燥暴，動不動就要打人，他偷聽得他們  
這事，也要一起去。

他們計劃好地點，是僑縣長每日出入經過的莊坪的地方；人數就是  
他們商量好的四個孩子。手槍呢，只有黑炭偷到他父親的那一柄，其餘  
三柄要阿九向他做工的農場去借；這難題來了，他只不過十五六歲，大  
過小英雄他們幾歲而已，那重要兩柄危險的武器，借用恐難尋得，不  
過他自有個主意，如果借不到就偷，而且會很快回來。

後來阿九想一想，偷槍人家會說壞話，不行；於是就把他家聽聞  
這件「包害民」一衛兵打傷農民的事誇大地對農場的人說，又用像祖母說  
故事那樣動人口吻去感動他們，他們都靜聽着，非常憤激，他見這情形  
加重語音地說：「假使我有槍我一定殺死他。」這話尚有效的打動了

鍾老三，但又不相信他敢幹這事情，隨着說：

「阿九，你年紀輕輕懂得什麼，不要亂講話。」

「鍾三叔，我敢去，拿槍來呀！」阿九急答着。

「你的祖傳知道怎樣？」丁甲驚駭地插嘴道。

「你不知，這事一定成功的。」

丁甲趕着鍾三叔的脚，叫他借兩槍給阿九去。

鍾三叔聽着鍾三叔的脚，叫他借兩槍給阿九去。

條狗，因為他會管他的農場好幾次了。

阿九聽着這話，還要再要兩柄，說明是同他左近的孩子去行事的。

的。

鍾三叔見阿九一向老實，不會說慌話騙去他的槍，但又就心他的年，停了一刻，便叫一個老農多取兩柄手槍藏好了同他一路回去。

阿九的婆兒和老農回來，歡喜的招呼着老農，阿九乘這時候就去找小英雄與黑炭他們，說手槍借到手，鍾三叔還叫一個老農同他回來，現在老農在他家裏，他們歡喜的和這客人談話。

老農聽着阿九的婆兒們呢，這機他不舒服了半天。

鍾三叔自阿九去後却有點難過，說不應借槍給他們，萬一有事發生，他怎麼對得起阿九的婆兒們呢，這機他不舒服了半天。

這一天，小英雄他們在用槍描準，只差了實彈的練習，然而他們本槍的不備，從身上拔槍出來也够迅速，這樣就決定在後天晚飯前行事了。

他們那天特別精神，各人在家裏吃了點東西，藏好了手槍，就向那

S 縣的附近走去。

在一個兩岸夾着距離很近的處，他們分開，一個人一邊的埋伏着，小英雄和老農在東面，阿九和老農在西面。約計他們走近時然後一齊開槍，響聲連響也發個不留。

響，太陽像火球的漸漸向西方沉下，風從山上吹下來，沒有半點暑天的

熱氣，他們反覺得這城郊涼風拂面的愉快。他們佈置好位置，見時間還

早，便跑到路邊坐着低談。

路邊的小販收拾好生果餅食攤歸去了，那自然靜靜似乎只有幾個小

鳥在晚唱，這群孩子的心是想到家裏母親們的等着吃飯，不過今天這件

大事是轟烈的，要做，於是他們就把吃晚飯的事推開了。

沒多久，小英雄看見一個穿洋服和兩個穿便裝的人走過來，他急忙的

擋着低聲說：「他們來了。」

「是的，我們要等他們好距離時才開槍呀！」小英雄發着命令似地

吩咐着。

「對，我們今天要成功！」黑炭舉起手兒在發誓。

這時他們都走向埋伏的地方，拿出手槍來準備着。

小英雄和老農在微笑；黑炭臉上的皮膚越顯得紅光，是鐵與血的象徵

；而小英雄現在又想起陳展的典型和勇敢來。

縣長他們快走近了，小英雄急，預先的向他們瞄準，那知右手的

食指和槍舌過于用力的接觸，砰的一聲響了，他們知道遇刺，就跟着向

發出槍聲的那邊開槍射過來，孩子們也還槍的打過去，忽然縣內見着

個便衣衛兵打他們這邊跑近過來，他快俯着身子走過去迎擊，可是給那

衛兵先發覺的打傷了他的手，小英雄繼續的伏着不動，衛兵走

近些時才一槍的命中他頭部，再一槍便打死他了；急惶惶跑去不懼的

槍，又急急的快着阿九走了幾步和接過他的槍才獨自的奔回

去，黑炭二人見縣長由一個衛兵保護着邊打邊走，急得他們要衝上去

狙擊他，黑炭向前，小英雄在後，想不到衛兵轉身來追擊黑炭，黑炭

雖見情勢危險，立即趨前掩護他，不幸就在這時候，給衛兵打中胸

彈死了。衛兵向黑炭再打了幾槍便追上保護「包官長」去了。黑炭這時

趕快的取回小英雄的槍，在他身上擁抱了一下然後走回家去。

黃昏，天漸漸黑了，那時阿九帶傷還沒有回來，小英雄和老農先後的

回家藏好槍才去阿九家，黑炭入門就見着小英雄坐在她旁邊說：「我們

去郊外遊玩，碰着「包官長」說有人行刺他便向我們開槍，聽聽阿九

打傷了手呢。」

「那個縣長，要是打傷我阿九，天崩，我要和他拼個老命！」阿

九的婆兒發着罵道。

「黑炭這時哭著說：『不好了，我們的小英雄！』」方衝打死了，我看他倒在地上的……」

阿九正在這時回來，阿九婆撫着他悲痛地說不出話來，他們去請醫治他，他包裏好，再去拾回小英雄的血屍，他們怕氣力不濟，還叫盧光等幫他，他們走過彎曲的馬路，很辛苦，然後才把他抬回來。到了家裏，見他的母親還留著飯在桌上等他回來吃，但他已是死了，閉著嘴，像有許多悲憤的話還沒有說完，像有無數仇恨還未飲盡。他母親見到兒子的血屍橫在面前，用力的擁抱著，狂吻著，呼天搶地的痛哭流涕了好幾次。這時孩子們只有安慰她，滴著淚，深仇恨的深……

# 歷史的重演

馬陸隱

第二天黑炭們用紙做好一面國旗，下面圍著一隊我們的小英雄獻族歌。然後請在方衝的屍上，……

這時的陳展槍殺偽特務長的故事，以及方衝偉大壯烈的犧牲，是有同樣光榮的給人們傳說著，成為S縣……

在這一羣的孩童裏，方衝雖然死了，而他們還照常地天天演習著巷戰、野戰、聽故事、講新聞，……現在在S縣換了一個新的「小英雄」，人們都稱他為「黑炭」。

七月十日於管埠

深夜。

十月的風是吹得那利害了，夜是不大寧靜的。

因為寒冷，我的簡單的床被是不敢給我一個人溫暖的夢，於是我在這夜深裏，跳起床來在行囊中拿出一件早已棄掉的大衣，貪婪地裹著自己的不甚健康的身體，像一個不聰明的中世紀的僧伽一樣，若無所知地坐近那一張比垃圾堆更亂的書案前。

也許，我的精神又有點反常了。從書案上我拿起一篇剛剛寫完的，研究歷史的新的演變的文章來看，打算把它作一次更慎重的修改，儘可能讓我們每個受難的人注

都能看得明白。

可是，石炭裡的昆蟲，似乎知道了我這個主意，在那兒，像一個嘲笑我比神補時代的人更愚笨的嘲諷的長者，那樣得意地在嘲諷的嗚叫，因此，我好像那一次，那一次我和一個陌生人……

我把這一篇原稿，撕成了無數片的碎紙，讓意外的夜風帶給可怕的黑色的天穹。

因為寒冷，我的頭腦比以前都較為冷靜了，我想起自己所遭受到和祖國一樣的不幸和艱苦，我想起自己怎樣帶着一身的疲勞來到這個山巒裏，以一種太坦白的太不技巧的言語責難自己的朋友不是一個受難者的人。

隨着更悲哀的心。

而且，今夜，在這邊我能夠清楚地體會到古代的隱者的悲哀，能清楚地體會到沒有人能夠拿出一個度量的儀器來度量我這比古代的隱者更悲哀的心。

常常，我是這樣背着人們在夜裡偷偷地流淚了。

可是，在這個深夜怕有些不同吧！雖然我沒有忘記古來的忠烈的英雄的事實，都成為歷史上的陳跡，古代的隱者，就是一個不滿現實的聰明人。今夜，我不會流淚，是因為我能冷靜地來看我自己，我看到我自己帶着無限的悲哀走到這兒來是一件最不明的事，我既沒有英雄夢，又沒有秦漢時代的隱士的修養與高德，於是，今夜，我對着這映在微弱的燈光下，捱過無數年代的風霜雨雪的古色的石頭哈哈地大笑起來了。

「我是一個最滿腹現實的人！」

我這樣茫然地問我自己。

# 「中國之命運」與「中國文學之路」

鄭方植

「中國之命運」，它是中國復興的明燈，中國革命的聖經，世界和平的寶筏！

我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巨著，像是站上明暗分野的峰頂，我看見前路的光。看見剛纔走過的路是那麽險惡，看見統攝性的祖國和民族底優越的德性，然而這優美的光芒正給萎靡的氣氛所減弱！

這里面，你可以看到偉大的革命領導者，正揮動着有力的手臂，指示着我們奔向光明的前途；你可以聽到最忠勇的三民主義實行家，正沉痛地陳述國人的錯誤，而精論着我們應有的覺悟。

總裁是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國革命建國的急要之務，他認識民族國家和革命事業是那麽清晰，對於一切有關中國的問題都注意到。因此，他常常提到文人學子和民族盛衰的關係，及文學與國家興亡的影響。

無疑的，文學為國家命運之所繫，要有其正確的發展的。

在「中國之命運」里的第六章第二節一百七十四頁上，總裁說「不獨思想的改革，直接影響於社會風氣與政治風氣，即文學的改革亦發極重大的效果」。這不啻說，思想是革命建國的根問題之一，就是如何使文學發揮其影響的作用，以轉移政治風氣，以改造社會風氣。亦是中國文學工作者今後應盡努力的最大目標。

「文學之變與政通」，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其例。如戰國初期，個人主義與功利主義，流行一時，天下紛擾不息，但「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禮制王霸之分，明知實養氣之學，爾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以嚴法禁之，歸焉，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國三千年來一脈相傳的正統思想之基礎」。又為「漢魏之間，經筵行，重辭藻，干風從此趨於澆漓；」而唐中至宋初，因有韓愈改文體，關佛老，斥割

體，倡集權，與宋之道學和王守仁立知行合一論，於是力行實踐的風氣因而復興。明天清初及清末，亦因忠臣成大儒或革命志士的努力於民族或民權思想的著作，所以民心頓振，等到 總理領導革命時，就很可能吸收同志和爭取民衆了。由此可證明文學精神的嚴正與否，文學作風的篤實與否，對於國家的治亂是關係極大的。

今天在艱苦抗戰，到生死關頭的時候，我國社會風氣的浮華萎靡，政治風氣的虛誇貪婪，實在是最可痛心的現象，很足以動搖我們革命建國力量，所以，總裁昭示我國文學在現階段，應首先負起一個改風易俗，發揚正道的任務。

許多人曾有過這樣的感覺：中國文學發展以來，文學的部類是增加了，也就是文學的內容豐富了，中國文學之採取了西洋文學寫實底優點，是新文學的最大貢獻。可是除了反映現實，描寫社會色相，或者甚而只作修飾詞句的功夫之外，對於浩然正氣的傳統，道德人格的彰揚底一類文章，却太感缺乏。這種沉靜着實的批評，是很率直坦白的。因此，今後中國文學發展，不論題材體裁，都要改變現在的偏弊，補足目前的遺憾，而是要發揚民族道德，培養正氣，以力行的哲理為中心思想背景的文學。

巧妙的詞句不能糾正謬誤，寫實的文章不能缺少骨氣，要能負起轉移政治風尚，社會現象，中國文學必須先改良本身的作風。

從「中國之命運」的啓示中，我們獲得了中國文學的精髓，那是道德正氣和力行哲學。在這一根本精神為中心之外，我們的寫作範圍是很廣大的。

有關民族主義者！——中華民族的融和性，統整性，博愛性，是黨要

寫作顯揚的。因此我們渴求一本偉大的作品，以抒發出中華民族力量的雄渾，中華民族倫理的發達，中華民族怎樣精誠融和，中華民族怎樣忍辱負重而必剛復興，中華民族怎樣忠愛於他們所生存的領域；里面包含着強烈的開發工作，邊民歸順中央的心意，軍人與飛行員抗戰的英勇，與及我們對世界和平大同的決心，以杜絕我各宗族間的受挑撥分裂，以防免國際對我的嫉忌猜疑。像這樣的作品，國家一定要鼓勵，而作家更要盡其全力去創造一部或全部。

有關民權主義者——社會與政治建設和法治觀念的養成，正是中國文學對民權方面貢獻其效能的兩項主要目標。而關於優秀地方自治人員的工作過程和成績，對於良好公民或完善鄉社的模範之表率，尤屬重要。法治觀念上，邊疆屯墾最好以歷史故事和標準人物創作小說，以盡教育的作用，這編制範疇是值得我們文學作家們注意注意的。

有關民生主義者——中國非發達工業化，不足談經濟建設，更不足以爭對於歐美諸先進強國，一方面我們需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宣傳的作品，一方面我們又需要關於實業計劃之理想的實現為骨幹的創作。特別對這十年內祖國渴求青年人才的情勢，我們要申述，並且鼓舞青年。

有關革命價值者——百年來先烈怎樣英勇地為革命而犧牲，百年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下救國志士如何反抗報復，中華民族怎樣堅決於雪恥運動，數十年來國民黨領導革命鬥爭的場面，辛亥，北伐，以及抗戰後的許多偉大場面和人物，我們儘要作縱貫或縱橫的描述，以啓發激勵國人的革命精神。

有關中國前途者——青年為什麼是民族的新生命，三民主義青年團為什麼是中國動脈的新血輪，青年團的嚴肅而活潑的生活，模範團員的表彰，關於這類的題材與資料，很需要我們去尋求事實，努力創作。

中國命運和文學及文學家是息息相關的，因而我們希望於文學界者有下列幾件事：

一、不用巧詞浮誇，而須看重實際的內容，並下筆有正氣。這是這

修養問題，作家須弄好自己的高尚人格，然後能使其文字感動深刻，永垂不朽。

二、不向統文學的發展，而須着力配合建國事業的推進。這社會科學基礎和諸種意識高遠的問題，作家須健全自己的思想智識，豐富實踐的經驗，然後能使其作品真實，收到對國家社會預期的功效。

三、不作無結論的東西，而須肯定地正確地在其作品中，提出一件事物的中心意義與價值，提示一切問題的適當解答與結果，這是積極的哲學的辯証法的修養問題，文藝作家有了這個武器，才可以打破一切陰影與困難。

如果文學界的同志能這樣努力「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則今後的文學固可消除空虛，浮華，悲觀，邪誤的缺點，而且今後的國民心理和社會風氣及諸項建設，得以有助而推進。

同時，我們希望政府注意和執行下列數事：

一、獎勵三民主義的力行，思想的文學創作，並盡意在青年羣中培植這種文學工作者。

二、實施統制政策，嚴密審查原稿，禁止反動的詭誕的及宣傳階級鬥爭的文學作品出版。

三、建立全國統一性的文學家組合，計劃而集體地創作，分別以偉大的實業計劃之實現，西北開發後的新工業，大後方的工業場景，民族抗戰與團結融和，黨員及團員的勞績；為題材及內容，并特別提高這類文學的稿貯。

那麼，三民主義文學在計劃的主持下，在國內作者的勞力下，它會成爲世界上重要文學思潮與風格的。并且由於有中華民族的悠久博大的文化背景，由於有中國五千年歷史和廣闊豐饒而統整的國土為範疇，有傳統的仁義和平的德性為骨髓，我們敢相信，不久的將來，新中國的三民主義新文學，會超乎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文學之上！



# 靈海暗潮

張大鏗

## 小草

在荒涼的廢墟，在廣漠的原野，在坍塌了的城牆的小徑，多看見你，青青的，青青的小草。

一株，兩株……雜亂地蔓延着，蔓延着，烈日枯槁不了你的青春，人畜的踐踏遏不止你底希望，你還是生長，向上，迎向那星星，白雲，微風和露水。

一種愉快的情緒輕輕地掠過我底心靈，我突然地領悟到昨日我自己底生命的浪費。

## 快樂

一些顫慄的，優美和舒適的感動流過我們底靈魂，靈魂是受到快樂的渲染了。

在蒼翠的羣山，羣山間碧湛的湖水；在華貴底白石的橋樑，或阡陌縱橫的原野，以及那白雲，星星，月亮，鮮妍的花草和婉轉的鳥音，我們看到了快樂，在歡樂，在活躍。

我是愛快樂的，我愛舒適和優美。每當生命沈浸於寂寞的孤獨的悲哀時，我會常常想起了快樂。有一個時期我唱過，我又受到快樂的渲染了，在蒼翠的羣山，羣山間碧湛的湖水；有一個時期我唱着，我又和快樂擁抱了，在華貴底白石的橋樑，或阡陌縱橫的原野；有一個時期我唱着，我又和快樂擁抱了，在月明星稀

之夜，我四週環繞着鮮妍的花草和夜鶯的歌唱。賦性，祇因我愛好着前面的快樂，我纔會含茹着現在的苦痛。

我明白：一切子或都是存在的。但在今天，在祖國沉淪於血和火的交織底苦難中，全人類底生命財產正委於殘忍的屠戮之現在，我却還離着快樂，離棄了快樂。因爲——「在這許多苦難的面前，快樂是可恥的！」尼采說：

## 夜過風度路

夜，仲夏之夜，我走過風度路。

宛如就是昨天，這裏還是血腥的地方，還是慘絕的忍受着痛楚的恥辱，生命的悔禍與仇恨。一月五日，那至今還明顯地深印人在們的記憶裏的殷紅的日子。轟炸！燃燒！敵人的炸彈在這繁鬧的街道上撒下愛與哀傷的種子，敵人的殘暴使這裏的商舖毀滅和傾頹了。

離開它時會帶着深的悲哀和痛苦。如今當我從極遠的地方重復歸來，當我的靈魂中復得了他的主宰，我的生命是充滿着憧憬，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擁護那帶着照亮的行人中，我周圍並排着嶄新的建築和炫目的燈光，平民食堂，洋貨店，拍賣行，小烟攤，一些小販們帶下來的便於攜帶的人們帶下的食物和子，一切都是

恢復着無限的豐富和騷動。我乃不覺走進一個新的地方，我彷彿一個新來的客人，張開驚訝的眼睛奇異地向各處探望。我是曾經歷過街道的毀滅的，如今我又親見到他的新生，燦爛了。在路的中央，嶄新的紀念碑莊嚴地矗立着，那鮮明其上的生命的句子給予過路人一個新的鼓舞和力量。而今我孤獨的在它旁經過，一種感懷的情緒使我底血脈心扉激動的跳動，突然地我發覺了在我底生命中還缺少了什麼。

如果敵人的飛機再從遠望的上空經過向下俯視時，那自稱爲英雄的「勇士」們將會感到若何的驚惶羞愧呢？一種駭駭的悲哀將使他們垂下頭來；中國人的倔強，剛毅，果敢，無畏……會令他們閉上兇殘的眼睛去瞑想自己將來命運的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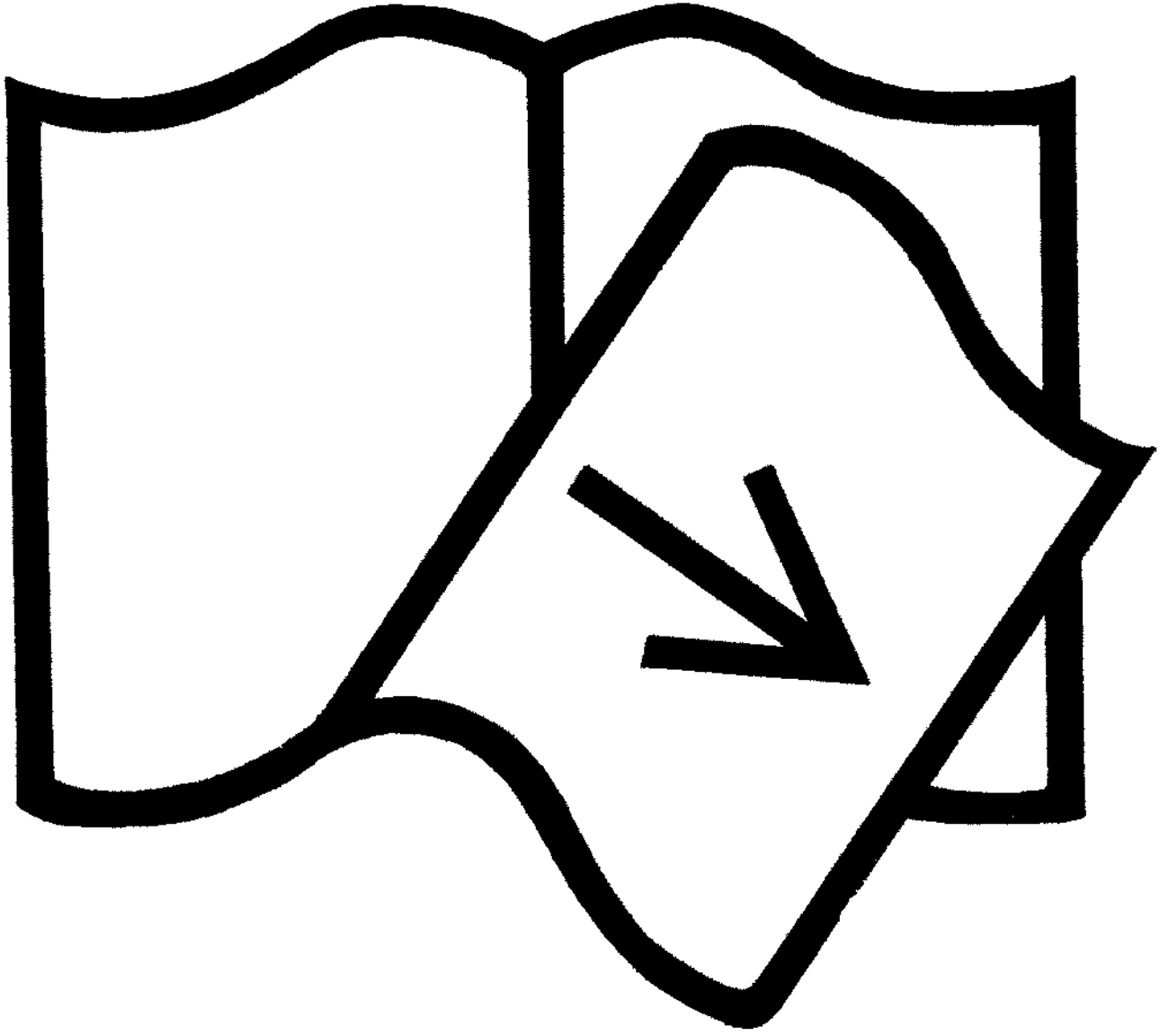
我們是滿足于自己堅韌的戰鬥性了。啊，風度路！你這新的街道，勇敢的街道，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擊碎你低下頭來的街道。我看見你，我看見了天沙，看見了桂林，昆明，成都……我看見了全中國。

## 火

感謝你，火，帶來光明，帶來溫暖，爲他帶來多麼的人們帶來了歡笑。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我感佩於我的智慧和勇敢，爲着你，爲着你的運動。

常常的，我愛火爐，寒夜裏，在我孤獨的房間，我愛爐火，坐在爐邊，你寂寞的沉默，望着那爐子，久久地爲那紅烈的火，顫動跳躍的火爐所吸引，漸漸的，漸漸的，我看到那希望，我的希望。





原件短缺

缺 39---40 页

# 編校後記

盧森

我們興着，本刊自創刊以來，多承作者，讀者的愛護，到第十期出版後，本刊發行人爲要答謝各方作者的盛情，與各地讀者熱切的要

求與期望，刊出「革新計劃」，決計從二卷一期起擴大開本，想不到朋友們比我們格外奮奮，除本身爲「文壇」寫稿外，還極力爲本刊拉稿，此種高熱，我們至深感激着的。

接各方文友，以及許多青年的來信，俱主張「特刊」提前出版：說是桂林「詩創作」奉命停刊，「詩」又懷怪胎難產，重慶「詩聲」常散期過久，坪石的「詩站」又上氣接不

齊下氣，……他們不光是聲援，而且是力助，大言惠稿，雖然早產，一看這雄姿的姿態，亦不能說是強質吧。

曹友棣先生的樂教理論，早馳名全國，本期一覽的藝術「可作樂論來讀，才可作文藝理論來欣賞。

曹林英先生寫一短論，其簡意高：鄭方植先生研究了「中國之命運」後再加闡發，故本期論著，爲目前最豐富的一期。

曹雙甲先生在封柱前，特爲本刊選擇俄國名作家索爾仁尼琴的「財寶」：加上胡向先生的一小文「述」，合爲雙期。

散文的陣容亦不示弱，黎丁先生保今日女醫的「主觀人」、「故人」等不日可出版了。蕭希汀（范帆）、蕭希燕、馬蔭謀諸先生的作品，也極其純熟。

自本刊創刊後，至今三屆詩人節，陶詩

全國詩人，作家詞賦展覽以來，在社會人士大感稱爲在抗戰七年來，全國詩人，作家第一精神聯袂來粵；希望本刊革新以後，名家譯著更能紛紛南下，我們當採取國內知名學者劉炳藜先生來粵時的提供「打開廣東的大門」來歡迎的。

實在，廣東並不是不實行「Open Your Door」，而是開錯了門，打開了香港，澳門來粵的洋奴的文化之門，以致弄到廣東文化穿上了豔冶的鴛鴦蝴蝶派的花衫，抹上墮落性互斯的粉粉，充斥着誹謗盜的「文娼」，嬉皮笑臉的「古屍」；甚至厚存神聖工作崗位的作者，好些亦投機取巧，自以爲聰明，打躬屈膝，大有誘惑感世掛讓之風，拱手把地盤奉送，「家神透外鬼」，弄到粵南文化，烏烟瘴氣，正氣消沉，混亂污濁，造成今日的危機與恐慌。

忠勇的守守隱隱，看不過眼的，四下逃亡……劉先生用種種暗示的說法，提醒我們，教我們不要「夜郎自大」，誇佛山明水秀，要深省奮起，繼承革命的精神，把這塔加在粵南文化身上的恥辱掃除，因爲目前粵南正統的文化戰士的力量太微弱了，所以一面要留住聰明睿智之士，一面從速打開東西北三面大門，迎接各方的一貫責」，共同到去那醜惡的彩衣，洗去那有瘡的粉粉，肅清那些影響抗建進步的「文娼」，埋葬那些臭氣薰人的「古屍」。

本是一塊最開闊地，又是最神聖的營地，不用不容邪說異端之言論和譯著創作來使

它。同時還應時常，總結同志，揭竿起義，向應要打擊，掃蕩滅的奉不容情地出擊……

## 文壇 第二卷第一期 (革新號)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陶林英

主編人：盧森

編輯：李保洲 孟若 陳孟麟 鍾運英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曲江分會「文壇」月刊社 曲江風度中路道后街

總經售：八一三圖書公司 曲江風度北路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廣告：封底內外每方吋二十元 (套色加倍) 正文前後每方吋十五元

本刊除特約文壇名家經常撰稿外，並定四個特輯，廣徵與抗戰有關的力作：

第二卷第一期：時特輯(已出)

第二卷第二期：短篇小說特輯

第二卷第四期：文學理論、書評特輯

第二卷第六期：報告文學特輯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八一〇四號

# 郵政儲金匯業局關分

## 服務大眾之銀行

活期儲蓄	週息一分
往來存款	六厘以上
定期存款	利息優厚
各種匯款	全國暢通
押匯貼現	手續簡單
生產放款	促進建設
節約儲蓄	愛國利己
儲金匯票	積少成多
美金儲券	換取美匯
人壽保險	防老安家

分局：民權路  
分處：黃田埧

總 理 手 創

# 廣東省銀行

替本省同胞服務

唯一金融機關

〈四大特點〉

歷史悠久，資本金雄厚，信用昭著，業務周到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押匯等業務

代理公庫收支

總行——由江馬壩

分行遍設全省

省與外國均有分行及代理銀行

請閱

消息確實  
內容豐富  
之

# 中山日報

歡迎訂閱

每月國幣二十四元。外埠另加郵費  
社址：韶關風度中路半治巷

本期特大號零售國幣柒元

